

王靜學先生文集序

粵稽往古有人以文傳者有文以
人傳者皆足昭垂於後世後世讀
其文可以想見其為人雖時移代
易久而彌彰莫能泯沒者予以甲
申冬欽奉
簡命協守茲土於整理戎務之暇

931

善本館藏書			
書碼：	集部	文集類	之第
書名：	王靜學文集		
著者：	明王叔英撰	二卷	二册
版本：	清康熙間刊本		

訪求邑之人物文獻以資治理邑
之紳士諸君子不以予不敏出明
翰林王靜學先生文集一冊示予
且慮此集之原板湮沒欲商重付
剞劂以廣其傳平邑紳士景仰前
賢可窺其一斑矣予愀然改容曰
靜學先生當遜國之餘臣死君妻

死夫女死父一家綱維成仁取義
曩曾讀其靖難之絕命詞其品行
節義歷今凜凜猶有生氣又安在
以文而始傳其人耶一日相與遊
先生故里先生之斷碣殘碑已土
覆矣殉難之井址已迷塞矣而東
郊俎豆先生之忠節祠亦傾圮數

椽不蔽風雨矣世事滄桑歲久人
湮而先生之文集又安可聽其同
於斷碣殘碑不亟謀之同志以廣
其傳耶況文如其人字字心印聖
賢皆從性靈中發出可以感天地
泣鬼神雖其人不必以文傳而讀
其文想見其為人而又益以

文傳耶幸賴邑侯竟陵徐公學
博西泠沈公古越林公皆欣
然有同志謹錄元集登之棹前後
序跋年月姓氏悉皆載入以不泯
從前闡述之意而先生故里之貞
珉與夫俎豆之祠宇咸次第脩葺
并訪其後裔之賢者奉祀庶忠節

名臣得與霄壤同垂不朽云

音

康熙乙酉歲一陽月

穀旦

賜進士出身協鎮台州府太平縣

參將梅溪郭鎮邦頓首拜撰



原序

明翁仲益

字受甫福建晉江人萬曆甲戌進士太平令

世有不稱文而傳者曰節義雖然東山采薇之詞作史者備而錄之何也讀其文想見其為人在少有表見者且然矧節義之士於世不朽以今觀之采薇之歌感慨激烈其憤俗絕世之度炯然如可目覩益純乎其為清矣先生固希踪夷齊者乃其絕命之詞云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鳴呼何其雍容而不迫也翁仲益曰余嘗畧攷當代文獻先生所與方正學書戒以相時量可獨

王南野文集
一
深味其立論信通方博大經世儒也茲吏於是邦知先生之節又得讀先生之全集其言皆正大和平溫然易親及語次忠節孝弟之事獨判判不少置而鄉人談先生者或謂其恭懿順與以宜於物又云其氣節戾戾不爲勢家所屈益其詳也余因是有感乎聖人之所謂和者要在乎不失其正故居常則油然守恭遭變而毅然見節如柳季之和易以三公則薄之而不屑處也而晚近之論必欲破觚琢雕以同塵流是以頑鈍無耻者冒牧和名至於身歷數姓自詫寵遇以是云和去和萬里

矣吾固以先生爲真和者也是集也故傳楚中乃寶慶守謝世修氏刻於宦邸而桑梓後學猶藉手錄余乃請於郡伯李翁梓之以廣其傳及得漢陽祈雨文三首與宗伯黃宗賢氏所爲傳以益之或謂先生之文當與古人奚若余曰先生譚世務可措經濟論節義有風頹懦語民瘼足裨循良至贈遺詩跋汲汲箴戒益有德意文也然則方諸韓蘇何如固先生之才不謝二家顧先生猶未屑屑於此者嗚呼讓其文想見其爲人雖與周濂溪程伯子相上下可也時萬曆丙子端陽日

明林公輔

名佑以字行臨
海人王府教授

天之與人富貴名壽皆不甚惜至於文章獨甚惜之何也一代之與得列上公士封大邑名滿天下而年空上壽者不可指數而文章之士不過三數人而已三數人之中能使天下後世寶其文而傳之者無幾人以天下之大能者不過三數人以萬世之遠而傳之者亦不過幾人非天所甚惜乎不然何生於世若是之寥寥也於乎我知之矣文章之士探造化之原窮聖賢之理究古今人事之得失推有於無生無於有世之顯者可使之

沒世之沉淪者可使之顯馳聘所至雖英雄不得而議雖鬼神有不得而知浩浩乎與天地爭功能盍天地非聚夫至精至純之氣不足以生斯人於世雖欲不惜之不可得也生之也難故惜之也甚惜之也甚故生之於世也少理數然也今夫生數百萬於天下者何損天地之氣而天地之氣必因文人而泄將欲不惜之可乎而世之能文章之士不知天所甚惜之意一處艸莽則呼號於人見夫豪官勢人甘於奔走不暇殊不知彼可尊我可賤也夫何彼之多我之少也生之也少則我之尊

於彼者多矣雖在饑寒之間猶爲可貴而乃愛彼之屈
抑何不自惜之甚哉予觀古之文人其不屈者鮮矣韓
文公之賢猶不免此是以未嘗不爲之太息也王君原
采之文其嚴重也如大儒之執禮周旋必中矩度其通
和也若巧夫之呈技歛散反復機括轉移之間有非在
己者求之於世能如原采者無幾人原采嘗曰趙孟之
貴非吾所願陶朱之富非吾所慕使吾文如古賢聖是
吾心也其氣節庚庚畧不爲勢家所屈疾風破屋歛衾
而坐誦猶不止原采豈無人心哉蓋天之所以與我者
甚重而我不得不自重也然所以自重者非恃吾所有
以驕人世迺所以重乎天也昔章子厚欲見陳后山知
后山之貧也懷金往見一談之頃金竟不敢出甚矣子
厚之知人后山之能自處其身也故今誦后山之文不
衰原采其后山乎何陳氏之多賢也於乎世習日下士
不以文章自重皆挾爲取富貴之資而已耳得如原采
而友之豈非吾之願哉故序其文以見其重者在此而
不在彼也洪武某年某月某日書

王靜學先生傳

同里史氏黃 縮宗賢撰

翁受甫曰靜學先生傳敘事典核可以補入國史
先生姓王氏諱元彩字叔英號靜學黃巖人也少孤因
母嫁陳氏故或稱陳元彩實王氏也居亭嶺今屬太平
縣洪武中爲仙居教諭陞漢陽知縣革除初以薦爲翰
林修誤與正學方公先後被召或云正學薦之嘗上資
治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
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當時急務又曰

太祖皇帝除奸剔穢抑鋤強梗若醫之去疾農之去艸然急於去疾或傷其體膚嚴於去艸或損於禾稼體膚疾去安養其血氣禾稼艸去宜培其根苗又論行限田法如此者數千百言初在漢陽時聞正學先生被名詒書曰子房於高帝察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時受其利雖親如樊呂信如陵勃任如蕭何不得聞焉此子房能用其才也賈生於文帝不察而易言且言之太過故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此賈生不能用其才也皆規風正學甚至識者以先生所見又踰於人矣比入朝與正學

相期身致三代之治未幾太宗皇帝人繼大統先生與正學皆歿之嘗先生方募兵廣德將進適尙書齊泰來奔知事不可爲遂止退館於祠山道士以歿自誓比歿作絕命辭有曰嘗聞夷與齊餓歿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又書案曰生旣久矣媿無補於當時歿亦徒然庶無慙於後世以辭裹金置道士所治棺中夜起沐浴冠帶經於庭之柏月明犬吠隸人啟戶視之先生歿矣道士遂以其棺斂之爲塋於橫山楊文貞公士奇過廣德題其墓曰嗚呼修譔王公之墓道士姓盛名希

年亦黃巖人義士也隸人上其狀與方先生歿先後日耳邏捕其家妻金氏歿於獄二女歿於井殉先生云余聞諸父老云楊文貞公布衣時主塾漢陽村落中先生行部過之間讀書聲曰兵革之後久不聞此矣異之入視焉文貞避去見案上詩文一編文貞作也爲題曰此公輔器也何避爲邀致薦之嘗讀文貞他文有曰予素與先生相知審理之除實其所薦又文貞與人手簡曰昨得王大尹文字讀之說理甚精且有法度愈讀益有味羈旅中何幸遇也王尹者先生也又東里小傳曰文

貞少遊湖湘漢陽府學聘爲訓導不就則父老所傳及文與簡所云蓋漢陽時事府學之聘亦先生薦之耳至入朝又薦之又聞云鄉人張璣者嘗遊先生之門正統間歲貢入太學文貞詢其後鄉吏以璣見公待之甚厚後爲定涿二州同知初先生有幼子名某謫戍大同因璣語知文貞以百金與鄉人孟範訪得之又以金若干遺揚州教諭某人使教誨之久而學不成返諸文貞又益金若干再使教之卒無成文貞曰柰何抱之痛哭迺復與金若干遺之遂不知所終孟範後爲治中云亦云

文貞薦之嗚呼先生不負國文貞亦不負先生矣弟元
默變姓名匿于京城商旅中會鄉有金寬者識之告以
宗捕而斬之剗其屍令其後亦不聞有顯者先生所著
有靜學集傳于世其文章有原本知時達勢用世儒也
論曰先生與正學先生生當興運懷經綸之志然卒皆
不究厥志殉義以死悲夫嘗聞太孫聰明好古篤信儒
術志欲以周官致治竟失天下遁死果天命然乎邦人
事也余於是益感君臣相遇之難又信祖法之未可以
輕議也讀先生貽正學書爲之三復流涕者久之焉正
識慮遠哉

按本傳所載先生出處亦畧具矣然以文集考之未
免有疎畧之憾焉本集送鄭生序云洪武丁卯春余
始領訓經於仙居是洪武二十年爲仙居訓導傳云
教諭者誤又云今年洪武二十有六年夏四月予以
疾愈赴京來別余是先生在仙居凡七年餘矣其送
陳克彬歸臨江序云今年余來金華之永康邑之稅
使陳志善數過余邑庠似先生又爲永康教官但不
知與任仙居孰先後耳送洪仲蕃序云先生來武昌
之七年而余亦來佐教德安雖相去數百里而二年

之間亦兩會見是序作於洪武三十一年十一月是終太祖之世先生未離教職其爲漢陽知縣翰林修撰皆建文改元以後事本傳皆欠詳核尤可疑者傳云少孤母嫁陳氏故或稱陳元彩林公輔序先生集亦稱爲陳姓戊辰除夕詩云堂中有老親夫所謂親者父耶母耶其母耶則與壽潘安人詩序所云余之所存者惟父之言不合其父耶則與傳少孤之說又相左咽摘之以俟博覽君子論定焉

後學石中玉亭立參考

王靜學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送台州衛鎮撫歐陽侯序

送孫生序

送卓景高序

送友生鄭允廉教授潮州序

送陳克彬歸臨江序

壽潘氏太夫人詩序

送天台教諭韓君歸廣東遷壘序

送洪仲蕃序

丹丘舊隱圖序

送章輝遠之永州序

涵清軒詩序

林氏族譜序

草心堂詩序

瑞菊軒詩序

會文集序

送貢生張季容序

仙居陳氏世譜序

壽雲林隱君詩序

送鄭生序

思養堂詩卷後序

憑遠樓記

環翠樓記

一清軒記

愚軒記

潛齋記

新城袁氏作官塘坂記

養志齋記

杏洲記

春暉樓記

皆山樓記

卷之二

論孫甫薦富弼代晏殊事

論曹觀成封州事

南齋滯叟傳

一孝子傳

劉府君傳

宋婦沈氏傳

岫雲先生墓誌銘

趙處士墓誌銘

凌府君行錄

原命一首與楊文忠別

愚齋箴

書黃泰忠傳後

書仙居朱府君霞塢阡麥後

書蔡尙遠練林先生塚圖卷後

跋宋名臣八人遺像後

題王維輞川圖

題牧童輓牛圖

書林左民所著費公行義詩序後

題朱貴仁所藏僧湛然雲山圖

書確磴子碣文後

書南齋滯叟傳後

題樊老軒詩卷

讀袁觀鄭乘文詩卷

祭香山先生文

祭教諭徐先生文

祭鄭守中先生文

漢陽蒨雨文

止雨文

謝雨文

望雲辭

送歲貢生林通偕和詩題辭

張十五名序

李恒字說

與方正學書

留別胡饒文詩

送友人應薦詩

次韻答胡饒文詩

題紅梅詩

次韻奉和仙居知縣程奉民述時程君爲人所誣

方就逮而有是作

孤桐生崇岡一首贈友人

戊辰除夕守歲學中得林字

又得頌字

己巳元夕會飲友元鄭顯則寓舍

七月初十日夜對月懷友生黃廷修偶成絕句一

首附用奉寄

詠意剪竹二絕句 有序

題呂六松先生手書遺篇

和廣文高先生登福山韻

絕命辭 有序

附 方孝孺書林齊民禱雨有感卷

又跋

宛陵湯以化書刻

王靜學先生文集目錄 終



送戴貞生林道信和詩題辭

張十五名序

李恒字純

與方正學書

留別胡慎文詩

送友人應萬詩

次韻答胡慎文詩

題程母詩

大韻示知仙居知縣程奉民述時程君為人新書

方就達而有是作

孤桐生崇岡一首贈友人

戊辰除夕守歲學中得林字

又得領字

己巳元夕會飲友元鄰顯則寓舍

七月初十日夜對月懷友生黃廷修偶成絕句

首因用奉寄

詠惠蘭竹二絕句

有序

題呂六松先生手書道齋



和廣文高先生登福山韻

絕命辭

有序

附方存菴書林齊民禱雨有感卷

又跋

宛陵湯以化書刻

王靜學先生文集目錄

王靜學先生文集卷之一

送台州衛鎮撫歐陽侯序

吏之與民親者無過於郡縣之長貳至於治兵之將佐則與民疏者也與民親則其德澤易敷而民親之宐也與民疏則其政教不相及而民疏之亦宐也然而今之蒞民之長貳民之親之猶遇逆旅之過客忽焉不知憐愛於其心其留也不以為喜而去也不以為悲是豈民情之薄而然歟蓋由蒞之者非其人而民不被其澤故也使誠有澤以被之今之民猶古之民也古之衛史如



王靜學先生文集卷之一

送台州衛鎮撫歐陽侯序

吏之與民親者無過於郡縣之長貳至於治兵之將佐則與民疏者也與民親則其德澤易敷而民親之宜也與民疏則其政教不相及而民疏之亦宜也然而今之蒞民之長貳民之視之猶遇逆旅之過客忽焉不知尊愛於其心其爾也不以爲喜而去也不以爲悲是豈民情之薄而然歟蓋由蒞之者非其人而民不被其澤故也使誠有澤以被之今之民猶古之民也古之循吏如

黃霸朱邑之徒留而民愛之去而民思之豈今獨不然哉惜乎今之蒞吾民者未見其人嗟乎民之於其親者猶不敢望之况敢望於其疏者乎今鎮撫歐陽侯所謂治兵之佐而與民疏者也台之民於其去而咸咨嗟嗚嘆欲留之而不可得者是何以致然歟蓋侯之爲鎮撫其政教雖不及於吾民而凡民事之有係於其職司者侯一以慈和恕慎行之而不以兵民爲間若其職三年於茲矣未嘗作事以勞民而常因事以利民物非義者雖一毫而弗取事非公者雖一夫而不役疏食素衣鄉

以自給而持貞守潔固然莫移故不惟親於其士卒而吾民亦親之如此嘗聞惠厚者能使疏者爲親而惠薄者雖親者亦疏若吾歐陽侯豈非惠之厚者歟不然何斯民於蒞之者之去留曾不介之於懷而獨戀之於侯之治兵者乎夫天下未嘗無賢者特吾民不幸而未之遇如侯者吾民雖不敢望其澤而其餘澤猶能及之使其職在蒞民則民之被其澤又當何如哉觀於此者旣可以見歐陽侯之賢又可以見斯民親上之心未嘗忘而凡蒞民者亦可以勸矣侯廬陵人歐陽姓榮祖名洪

武十七年五月五日序

送孫生序

郡學歲貢生孫景賢將行過別於余請言以爲教余語之曰生居郡學數年矣郡學之士數十人皆吾子所交游吾子之待之固有厚者焉有薄者焉彼衆人之報吾子者宜亦有厚焉有薄焉子待之以厚而彼報之以厚者固可以無憾子待之以厚而彼報之以薄者子縱不形於言不怒於色未必無慍於心也方今朝廷之待天下之士豈有厚如生之爲人學校弟子者乎賜田祿以

養之擇師傅以教之而稍成則升於太學蓋豐其廩食使廣其學學成而授之以美官可謂厚之至矣待之厚則望之也亦厚豈止於生之望於交朋而已乎子行矣朝廷之責報吾子將有日矣其尙思所以爲報乎景賢平時與人交能盡情意又嘗從余游有師友之分故於其行也特以是語之洪武十九年春正月三日序

送卓景高序

吾友卓景高以行業修著有譽於人久矣今年夏嘉興之海鹽縣學以浙江叅議公之命遣二生走數百里致

篤疑
作督

幣於景高之廬請訓經於其學弟子戒行有日矣十與
景高交最深乃贈之以言曰韓子有云弟子未必不如
師師不必賢於弟子世俗淺儒不知是道苟居師位輒
不自下務以博聞多識篤服其徒然而聞未必博也識
未必多也故於傳授答問之間往往蔽其所短而見其
所長隱其不知而罔爲已知內以欺於心外於欺於人
其爲害也甚矣余昔與吾友同學於仙居張先生者強
記多聞諸經兼治然其爲文常以示其徒習文者使言
是非言之而是未嘗不從是不蔽其所短也陳先生者

雖聞記有限然專精於尙書弟子請問行所不知未嘗
強詞以對不曰忘之則曰我未之稽是不隱其不知也
故當時門人輕劣無知者或笑其短而敦厚有識者咸
服其賢余數年來亦僭爲師嘗念二先生所爲故未嘗
敢有欺於其徒嗟乎彼欺其徒者夫豈其所好哉蓋亦
有所耻而然也殊不知天下古今之事變無窮雖賢聖
不能盡知况學者乎傳曰知之則曰知之不知則曰不
知是知之之道也亦何耻哉孔子以大聖之才爲七十
子之師且以助我望於顏子以能起予稱於子夏由是

言之爲師者豈盡賢於弟子乎景高以敦實厚重之資
通潔淨精微之學其教人之術固恢恢乎有餘者又豈
待於余言哉洪武二十有一年六月十二日序

送友生鄭允廉教授潮州序

昔余居鄉之東西有二校焉其西校之師肆而虐東校
之師謹而迫教授童子皆數十人西校之師日需酒殺
於諸生家縱飲放歌以爲樂傲然如旁無人者然以法
治其諸生嚴甚坐作進退一欲其遵蹈矩度少違其節
及微有戲色苟語必深誚而痛箠之不少假借居無幾

何諸生不能堪咸涕泣相語曰今師我者其敗禮縱欲
若彼而乃求備於我其不量已度物甚矣吾不能爲彼
弟子也遂相率而去之其東校之師則日正衣冠端坐
講授自晨至暮無惰容而以禮法繩其諸生亦嚴如西
校師公之諸生不能一如其法則奮而怒曰吾少爲弟
子時師之教我者吾未嘗敢有毫髮違之今汝曹乃不
率教如是我不能爲若師也皆斥而去之由是二校之
弟子皆廢而不學予嘗念之若西校師者固不可勝責
矣而東校師亦不能無責焉何者有教人之資而無待

人之量焉耳古之爲君而善教人者莫如舜爲師而善教人者莫如孔子而舜之命契敷五教則曰在寬孔子於門弟子皆循循善誘之聖人教人之心非不欲天下之無一人之不若已然而不能必人之皆已若也故其於人也盡吾術以教之而不強人以必從優柔以進之寬徐以待之使之樂受吾之教而自入乎法度之中不得已而賞罰加之是故賞其尤善者而使其未甚善者自勸罰其尤惡者而使其未甚惡者自懲而未嘗必求其備苟以已之所能而遽責人以必能則誰能從之而

天下皆棄才矣故聖人不責人以必聖賢人不責人以必賢而後天下之才無所棄矣不然何貴其爲聖賢哉鄭生允廉從余游數年其爲學勤甚窮日夜討論吟誦不輟其守繩墨甚謹未嘗見其有過由縣學生中洪武甲子鄉試第入胄監今年春會試禮部以在選列得教授潮州之郡學過鄉邑而之潮來謁余余念允廉爲人天性剛直然其中狹隘不能容物其教人不爲鄉西校師之所爲決矣吾懼其以已之所能責人如吾鄉東校師之所爲也故爲之道二校師之事且爲說以戒之昔

呂成公少褊急後因有得於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語遂痛自克治卒爲寬厚君子氣質之可變如此允廉如果欲變其質以公爲法可也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序

送陳克彬歸臨江序

余自兒童時側聞江西多博學高才之士衣冠文物之盛甲於天下然其爲性率多輕悍忌黠爲俗喜爭而善訟故其最爲難治而南昌贛吉爲甚而臨江爲尤甚觀其諺語之傳於四方者可知矣是以天下之仕者莫不

憚官於其地而其人之官於四方者亦莫不見憚於人至於旅寓於江湖道途之間者或遇其人亦莫不憚之而不敢驟與之交然余自弱冠以來往往見其人之來官於吾邦者或以廉稱或以能顯或以謹厚見推其愚劣不稱任者固鮮而其以非道御物者亦不多見余固知江西之多才而疑人言之不可以盡信矣今年余來金華之永康康之令劉公某南昌人也丞謝公某吉安人也二公皆以廉謹得民余至永康二公皆先以事去雖不及識其爲人而聞諸邑人之言可以知其爲君子

固亦猶見之矣邑之稅使陳志善者臨江人也數過余
邑庠其人溫謹樂易與物無競而其子克彬適自臨江
來省爲人亦如其父而其才氣又自有出人者余於是
益知江西之多才而益疑人言之不可以盡信矣豈其
風俗與化移易而其人今非昔比也耶將余之所見皆
適值其出於衣冠文物之胄者故有以拔乎其流俗耶
是固未可知也使其人皆如余所見固云美矣使其俗
果如予所聞則居其鄉而爲其民之秀者豈不空思所
以變之之道乎余聞古之以匹夫而化鄉人者蓋有之

矣顧其身之所立何如爾今克彬之歸也其尙益修其
身以余前所聞之俗爲鄉人戒以去其惡以余後所見
之人爲鄉人勸以進於善自一鄉而及於一邑自一邑
而及於一郡以及於一方使天下之仕者樂官於其地
而其人之官於四方者亦見樂於人而旅寓於江湖道
途者亦莫不樂其人而願與之交如是則天下之人言
江西者不特稱其學士大夫之賢豈不盛歟不然而或
終使天下之人憚之如余所聞者固非四方君子之所
願聞又豈不爲彼方君子之所耻哉雖然予浙東人也

浙之民俗視江西伯仲之間耳又安知天下不視之猶
江西之人乎余之言蓋非徒以勉克彬也亦因以自勉
焉

壽潘氏太夫人詩序

潘氏太夫人趙氏有子曰榮字伯尙既孝而文吾友也
今年太夫人年滿七十正月朔旦其生日也伯尙因置
酒會賓友與伯尙友善若朱貴敬貴誠二先生者既登
堂奉觴上壽因以其意作爲祝壽之詩貽伯尙俾歌以
樂其親凡與伯尙遊而善詩者皆和而作焉爲詩若干

篇詩之意大抵皆頌夫人之賢而能有賢子孫因以祝
夫人享壽考之福也伯尙間嘗持以示余屬予爲之序
且曰吾年甫八歲喪吾父是時產業隳廢已久歲給不
足賴吾母以勤儉自強不至乏絕今吾稍克樹立以無
墜先緒者皆母之力也吾既不幸不得以養吾父矣幸
而有母之養而年已老吾子謂我心何如耶余聞而嘆
曰嗟乎人之至幸者無過於父母之俱存至不幸者莫
大於父母之俱亡至若父母有偏存者豈亦有偏幸也
然又有得養不得養者是偏幸之中又有幸不幸焉余

傳 先生 少孤 母 陳氏 考 諡

於是蓋深有感於伯尚之言矣伯尚之所存者惟母而
余之所存者惟父所謂偏幸者吾固與伯尚共之矣
然伯尚自幼至艾不離親側得以致滌滌之勤於晨夕
之常烏鳥之情亦庶幾矣而余自弱冠身羈庠序不能
盡菽水之歡於時月之久風木之感日鍾於懷而未知
所圖也是偏幸之中伯尚又有幸者而余復有不幸者
則伯尚過余遠矣且其言又云爾則在余又何如耶余
固深有慚於伯尚者尚何以爲伯尚言哉雖然諸君之
詩不可以無序而伯尚之可無愧者不可以余之有愧

尚字 製作 國字

而不書也故不辭而序之亦以志余之有愧於今而期
無愧於後也伯尚仙居人其大父仲剛先生在元爲寧
固路儒學教授以學行者稱宋爲無爲軍教授子善先
生其大世祖也伯尚可謂能世其家云今年實洪武二
十有二年序之日是年十月丙申也

送教諭韓君歸廣東遷葬序

天台學教諭韓君與吾仙居學教諭麥君皆廣東人俱
以郡學生中洪武丁卯歲鄉貢進士第由是並擢爲學
官二君生同方學同業舉同年官同職且同郡甚相好

也今韓君以其先府君之墓侵於城郭假歸改葬麥君亦欲歸塋其親故韓君取道仙居將與麥君偕行而麥君適以事牽不果二君之意有不釋然者余解之曰人之生同方者多矣而學同業者有幾舉同年者有矣而官同職且同郡者復有幾二君昔之所同不圖於同而自同今之所異不圖於異而自異其同也若或使之其異也若或禦之是豈人力之所能爲哉蓋所謂莫之爲而爲者豈非天乎人惟知天而後能盡心於其所當爲而不失意於其所難必者然則雖大而窮通榮辱禍福

死生有不足以動其心矣况其事之細者耶二君皆廉慎君子蓋始於知天者故余以是告之既以慰麥君之心復以相韓君之行云洪武二十有四年正月壬午序

送洪仲蕃序

國朝於天下郡若縣咸建學校置弟子員立師儒以教之而師儒之職必任之以明經飭行之士雖有文行而非明經習舉子業者亦不得以任之欲其備也由是教職之選恒乏其人而學校師位曠缺者在在有之洪武二十四年朝廷患學校缺師之多是時方召天下老成

人集於京師於是命擇敦雅而有文章者俾充敎職武昌郡學訓導洪仲蕃先生台黃巖人始隱居鄉里兀處鳶山中好與高人逸士交遊獨以經文詩歌自娛而於勢利華聲澹然無所嗜及應敎職曰祿焉而曠其事君子弗爲也於是蚤夜孜孜專以造成學者爲事蓋先生之行修於家而信於鄉者旣久固有以淑諸人然其素所學於經者惟以窮理爲務初未嘗習學舉子業曰職敎於茲始取先代科試之文讀閱之未幾而有得素舉子業者或反有不逮由是其所敎弟子登第者居多先

生旣名實日著尤素有長於歌詩聲而武昌實秦楚之衝爲江南大都會其仕於王府位於政憲兩司與夫自京師及四方來者率多尊官顯人往往皆有求於先生得其片言隻字莫不貴而寶之如獲良金美玉其見重於人如此今年秋有例徵入天官蓋將改授他職其僚友及諸生無不惜先生之去以謂失良師友政憲兩司諸公及太守鄧公咸欲上章於朝留先生勿行先生固止之蓋以年老頗厭應接之勞欲因是徵請於朝而歸休故鄉以終其餘年也夫以先生之文行雖使之輔敎

為德
安司
加本
傳亦
集二

京都太學始不為過况州郡之學乎先生年雖老如師
儒之職尚猶可仕今聖天子方隆文明之治欲求老成
之士賢而有文如先生者夫豈易得先生歸休之志克
遂與否固未可知也某獨念與先生同邑年雖頗後於
先生然自托交以來蓋二十餘歲矣先生來武昌之七
年而某亦來佐教德安雖相去遠數百里而二年之間
亦兩會見其為喜幸不啻若骨肉之親久離而復合也
今者又復遠離未知後會更在何地固不能無悵然於
懷抑又嘆丈夫幸生聖明之時政有道者得以大行之

自如某之不肖不足淑人者固當退歸田野與農樵為
伍乃以年壯欲退而不能甚可愧也如先生真足以淑
人者政可與當世賢傑相左右乃以老而欲休良可惜
也某宜老而反壯先生宜壯而反老豈不有負於明時
哉序此以贈先生之行使覽者知先生之可惜而余之
有愧也洪武三十一年十一月丁丑日某序

丹丘舊隱圖序

天台洪仲蕃先生素以文行著稱鄉里宗居丹丘之南
為人篤於親友之義惟以讀書授徒吟詠歌詩為樂未

嘗求知於人年五十餘有司以老成文學進於朝由是
佐教武昌郡之儒學先生年且老而去家頗遠笑然
客數千里外而其先人之墳墓廬舍與夫戚媼友舊皆
遠在鄉上自官於茲已逾數歲而不得一日省覓心甚
念之每暇日登高臨眺矯首東南恨不能乘雲御風以
往來其間恒有不釋於懷者於是命工狀其故鄉山
川之景爲圖題曰丹丘舊隱使常接於目以寄意焉余
與先生俱爲天台人今年春亦來佐教德安郡學德安
在武昌西北數百里視先生去家益遠年雖未老而於

親友之懷亦有同於先生者是以每道鄉里必形於嘆
息之聲然德安爲郡僻陋既無名山大川可資登覽尤
鮮賢傑之士可與交遊故或者以余有鄉土之思徒以
所處荒陋而然至有以傳所謂懷居見譏者余歎曰使
吾得處名邦勝地而盡交當世豪傑獨無鄉土之思乎
今先生言武昌武昌自昔稱名邦大川名山拱列先後
穹樓峻閣參錯其間今又爲賢王國都宮殿城闕宏傑
壯麗視昔有加遠甚而尤有名公鉅卿森立如林登覽
則足以舒目暢懷交遊則有以增益聞見可謂美矣盛

矣而其於故鄉之思猶爾是則吾徒之思鄉土將以慕
親懷友之故固不以年之盛衰地之美惡賢傑之有無
爲間其亦異乎思鄉土者矣是果可與懷土懷居者同
言乎哉是思也苟有愛慕親友之情者莫不皆然又豈
特吾徒哉余獨念與先生居同鄉學同業今官同職且
同方而其心之所思又有同焉若是者然則世之同於
先生者豈有過於予哉序先生者又豈有宜於予哉故
於先生之謂序也不復辭遂序之洪武三十年十月五
日序

送章輝遠之永州序

昔蘇子由稱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
趙間豪傑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人或病之以爲
世之行天下者其足跡之所及固有多於太史公者矣
其身之所接亦有賢於燕趙豪傑者矣然而鮮有能變
其氣質而發爲文章者遂以子由之言爲浮誇之說予
嘗驗之尋常出入於鄉里之間遇汚渠穢壤與夫凶人
俗子則胸中爲之愠悶湮鬱而不舒時登高丘臨清壑
及見可與言論之人則心自爲之開朗意氣爲之激揚

然後信子由之言爲不妄而知彼遊天下而無增益者
特世之庸人耳故嘗竊自嘆以謂使得周遊四方以覽
觀天下之形勝而博交當世之豪傑其有以發舒吾之
心目意氣者必有以大異於今日然以身有所寓而願
莫之遂故循循至今年及疆仕而尚未有以多於其庸
衆人是以每遇朋友之有遠行者必爲心馳神往且望
其行之有得屢幾返而會合之際有以相發亦得以償
其所願之一二焉今吾友生章輝遠將自臨海走六千
里往永州省侍其舅氏通守陳公人多義輝遠之能爲

是行以爲難而余獨以謂輝遠之於是行在他人不知
篤於親戚之義者固可以爲難務輝遠之務學知道者
特常事耳故余於輝遠是行不以爲難而獨深有望於
其因是行以覽江山之奇勝交賢能之人物而取益於
已并望其他日還歸而有益於余蓋輝遠今是行道途
之所經由括蒼而至金華循三衢經廣信以下鄱陽豫
章而泝清江歷宜春浮三德登衡陽以造於零陵其間
名山大川奇才偉人宜未可以一二數其有關暢心目
激昂志氣必有異於尋常萬萬者有不美質者亦將於

三字
疑誤
有半
疑辨

是行變而爲美况如吾輝遠之有美質者其變化宜何如茲行也吾知其所得必將有大過於人至於發爲文章者乃餘事耳古人謂士別三日便須刮目相待余他日於輝遠之歸必當大爲之刮目焉輝遠其尙思有以副吾望而果有以發吾羈滯之懷可也

涵清軒詩序

君子之於人觀其身之所處則可以知其心之所好則其爲人之賢否可知矣是故清幽絕俗之士必不好居乎市廛闐闐之中貪得競利之人必不好棲乎山林泉

石之間其然也蕪康錢仲邁氏家居桐谷之上有溪流在其居室之西潔清可愛仲道於是作軒其傍爲燕居讀書之所吾友林先生旣爲之記而士友之知仲道者多爲詩歌以美之余遊永康而仲道持其所得詩若干篇見示因求爲之序余由是知仲道之賢矣夫以仲道之未知足以出謀而應變其處乎通都大邑之間而營取千金之利猶探囊中物耳今仲道乃不進趨乎彼爾獨退處乎此自非其心廉靜而寡欲何能若是豈非吾所謂清幽絕俗之士歟雖然山水之趣固君子之所

深好而山水之地非君子之可長處者也以仲道之賢雖無爭功名競利祿之心以求用於世吾知欲得賢才而舉之者自不能捨仲道矣其可以長處乎涵清之軒也乎仲道爲人儻輕財重義嗜學而能文章喜與士大夫遊時人亦以稱之洪武二十有八年夏六月朔日序。

林氏族譜序

吾邑東南鄉之故族林氏爲盛蓋自五代石晉時有諱熙者仕吳越錢氏爲黃巖丞始居於邑之浦東里熙四

世孫有曰巖文者在宋某年開遷居於邑之莘塘儀文之四世孫有曰某者仕爲觀察判官以行能顯於時儀文之若干世孫某者又分居於甓山若干世孫某者又分居於橫溪莘塘橫溪甓山三地相去三四十里而皆在邑之東南三族者旣各蕃盛故元居於邑東南鄉與凡往來者莫不知有林氏焉在宋元之際登仕官之途者難如升天苟得一資半級之榮往往張聲挾勢跨服閭里自爲長雄其或無仕宦之階而富於資產者亦多自結於貴要之門以求尊異於凡民林氏之先當其時

有官者既不挾貴以驕人其無官而設富者亦皆安居
自守優游田里間又以詩書相尚而無有附權趨勢之
風故其流波餘澤傳至於今而其子孫猶有能循蹈規
矩篤學敦行以不失其先世之遺聲者嗚乎是可以稱
故族矣余觀世之所謂故族者莫不有藉於其先世之
餘光焉然其先世有以仕宦功業稱者矣有以文學行
義稱者矣有以道德聞望稱者矣若其徒仕宦而無功
業有文學而無德義衆人雖尊之君子弗尊也然而君
子之所尊者亦惟尊其身之有者而已使爲子孫而能

繼其先者君子固益尊之苟不能然者君子不惟不尊
之固益賤之矣何則爲故族之子孫而能繼其先者不
徒爲其身之榮而尤足爲其先人之榮豈不益可尊乎
爲故族之子孫而不能繼其先者不徒爲其身之辱而
尤足爲其先人之辱豈不益可賤乎蓋爲凡民之子孫
則人之責望者淺爲名人之子孫則人之責望者深理
固然也世之妄人不知是理至有生於名門右族而其
行無一善學無一長者亦往往挾其先世餘榮以高人
亦有其先人徒取仕宦文學之名而其實舉無足稱或

以多資末技質取微官及得遙授虛職至有冒祖他族之貴顯者亦每每號於人曰吾祖爲某官自謂故族子孫以自高而不知耻其視林氏子孫賢不肖何如哉林氏之子孫其存而最賢以文行著者咸與余友故余知其先世爲詳今爲永康儒學訓導曰師言者乃余所謂最賢而以文行著者也師言以其所修族譜一編徵余爲序其編首余不得辭故旣爲述其先世之盛而又爲之盛道夫世俗所謂故族子孫之謬妄者以爲其後嗣之戒云

艸心堂詩序

爲子者之不足以報其親之恩亦猶萬物之不足以報天地之恩也天地之恩非萬物之所能報而萬物之中有超乎其類而聖如堯舜足以參贊天地之功者亦可謂能報之矣然而堯舜之心亦未嘗自謂足以報天地之恩也故孔子曰堯舜其猶病諸父母之恩非人子之所能報而人子之中有超乎其類而賢如曾參足以承順父母之志者亦可謂能報矣然而曾參亦未嘗自謂足以報其親也故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萬物

之靈者莫如人而人之中莫靈於堯舜堯舜且以爲不
足報天地之恩况其不如堯舜者乎故人之孝者必曰
子而人子之中莫孝於曾參曾參且以爲不足報其親
之恩况其不如曾參者乎昔唐之孟郊有知乎此故郊
自念不能報其親而作爲游子吟之詩有曰難將寸艸
心報答三春暉其意益以天地之恩喻父母之恩而嘆
其難報此非知孝於親者其能發此乎然郊之詩以厄
於羈旅窮困不能養其親而作固宜其形於言者如是
今吏部郎中永嘉楊公爲人溫良謹厚方其未仕也未

嘗旬月違遠其親其所以事親宜無不至矣及其旣仕
而尊公擯館又得循例歸盡喪葬之禮今公復出而仕
於朝太夫人在堂旣有二弟足以爲養而其祿俸之入
又足以資其祭養之具是其身旣無羈旅窮困之悲而
其親信非如郊之不得養者顧乃亦以不能報其親而
有取於郊詩語名其堂曰艸心人固不能無疑於公者
余以謂不然人子事親之心凡其易於自足者必不能
孝於其親惟其常不自足者斯能孝於親者也孝如曾
參且不自足公固學曾者也烏能以是而自足哉推是

心也不惟能奉於親要必能忠於君矣不惟能忠於君凡日用彝倫之間將無所不用其極而人道於是乎盡矣若然則顯親揚名將於是乎在豈果不能報其親如寸艸之於春暉乎公固於此自期而士大夫亦以自期於公者觀諸公因公之有是堂而爲之作爲歌詩者可見矣公以諸公之詩宜有序而以屬於余余辭不獲故爲說以序之如右

瑞菊軒詩序

余聞之人之將昌必有嘉祥蓋嘗因斯言而考之其驗者多矣今觀天台求君之事尤信求君字孟直素以高醫聞州里洪武十七年朝廷命有司選舉精通醫術之士爲醫學官天台以孟直應選孟直以親老恐不獲終養憂形於色時方秋暮庭前菊盛開孟直所種白菊其間有一輪吐黃華者然未嘗有黃色種也孟直之尊人偶見而異之是日孟直方戒行李明日當上道送客盈門其尊人因指以問客曰此何兆也客有識之者曰當爲君賀矣夫白與黃皆色之正者白爲金色黃爲土色金玉於秋土兼至於四時而土又生金者也菊秋物也

白雖其時之正色而是月乃秋土方玉之時白菊而有黃華其得時氣之多者乎昔人嘗謂菊爲華之隱逸者而黃又色之貴者是兆適見於孟直趨行之時始造物者假此以示告於吾孟直耳茲行也其將被寵光而還閭里之兆孟直至京果承恩旨得授其縣之醫學訓科受符命服朝服歸拜見親鄉人榮之於是咸以向者之菊爲瑞而容之言信矣余嘗考古傳記見其所載妖祥之事妖者常見於凶人之家祥者常見於吉人之家豈物之有知因人而示兆耶蓋人之氣與陰陽造化之氣

常相流通此感彼應吉凶各從其類猶影之於形響之於聲耳此理之常無足疑者前世名儒或指以祥瑞之說爲非皆棄而不道蓋以其所不可信者而廢其所可信者其亦未之思耳余今歲始獲交孟直孟直之所以致此余固未足以知之然考之於其鄉之士友皆以爲言孟直之尊人以上世多善人而孟直又能承其祖父之德其醫術蓋傳於其婦翁胡君克銘者胡君之術妙絕當時行於浙之東西而浙東西之名能醫者莫能與之抗孟直既得其傳則專以濟人爲務人之獲其濟者

或懷而願報焉孟直於其貧者不惟不責其報雖報之物而不忍納曰在我者當如是也豈望報乎其富者或餽之豐而不拒曰在彼者當如是也又何辭此可以見孟直之爲人而其所以致祥者不爲無自矣嗚乎人之常情莫不以得大官爲榮而孟直之所得特官之至卑者而人亦榮之又以爲休祥之應何歟蓋榮孟直者非徒以其得是官也以其得官而又獲歸鄉里以養其親也使得高位重祿而不得以供其子職又或以貽其親憂孝子之心爲何如然則孟直之所得不旣多乎雖然

禎祥之事致之甚難而失之甚易妖孽之事致之甚易而消之甚難故君子於妖孽之興則必自省而補過焉所以能弭災也於禎祥之見則亦以自厲而崇善焉所以能承休也孟直雖業醫而嗜儒術與奈友甚善故於其徵文以爲瑞菊詩序也而告以是言孟直其尙由是而益崇其善哉洪武十九年九月九日序

會文集序

天台賈君某公之裔孫也壯歲嘗馳騫乎功名之場華焰乎時矣今饒老且病無所用於世猶愛與當時名士

大夫游有文詞之好嘗養病於石橋山中自號石橋病
叟又多游華頂峰與高僧逸人爲方外友復號華頂山
人其居在邑地之東蘭田之上素稱蘭田賈氏名其臺
曰忠敬之堂堂之兩廡爲閑居七所所各有名其自號
與其堂廡所以命名之意大夫士多爲文若詩以述其
志又其所居景物可詠者其目有八謂之蘭田八詠所
得詩文若干篇君取之曰廣作者曰富遂以其類分爲
五卷總題曰會文集余去冬游天台始與賈君相識因
出其所集詩文示余且屬爲之序今年余館於丁村數

與賈君往還每見輒以會文集序爲言余身既不敏又
屬以多事亂懷執筆欲作而復輟者不知其幾也旣而
竊自笑曰賈君之所得可謂多矣然使作者皆如余之
難成雖至篤好亦何以致多如此哉語曰長袖善舞多
財善賈夫以余之不敏賈君宜無恠於其久而無成也
嗟夫世之人惟名是務惟利自圖身隨年衰老而益堅
者何限其視詩書固若塵氛之過目繼繼之在前耳求
其能如賈君退修晚節以斯文自娛者幾何人哉文章
國儒者事然其所論非聖賢之流言不敢道足以使

讀者感發而興起賈君於群公之作非欲以誇美於人也將取其言以自益其身又將傳其子孫也可不集乎余又可不爲之序乎洪武十有九年冬十有一月甲子序

送貢士張季容序

近制郡若縣歲各貢其學之高第生一人皆以正月至京有司試其業中者始得陞於太學每歲四方之士來者率餘數千人預入太學者多不過千人其獲中是選者蓋亦難矣然自有貢制數年以來吾郡合屬邑貢者

歲常六人無一人不入太學者豈其業果皆有成乎抑亦有幸乎非惟中是選者之榮而凡吾鄉邦之士皆與有光矣今歲以張季容貢季容之色若有不足者豈誠以有未至而難之耶余觀往歲貢士雖其才業在季容下者亦無不取於有司况如季容而有不得志者其意固不在是矣古人有言滿招損謙受益季容其不敢自滿而謙受益者乎若是吾將以遠者夫者期季容矣方今聖天子在上天下之才群萃於京都其夫者宜深道德小者亦必精藝能巍巍赫赫當與國家隆盛之象相

符季容得邀遊其間將不自足之心求益於其人將無所不完而爲大成之學矣譬猶海之於水也以深有容之量而當衆流之衝其涵蓄豈小哉季容之於是行吾知其非求貴者也業果有成者也真是爲吾黨之光者也
洪武二十年正月 日序

仙居陳氏世譜序

陳氏始居在縣東三十里之陳家壘至十二朝奉始遷邑中令子孫散處鄉邑按譜陳氏始微傳七世至特進公始以文學忠義顯聞當世位至金紫光祿大夫贈特

遣自是以後子孫多至大官爲仙居文獻世家可謂盛矣凡物之盛恒始於微則微者盛之本也可不重歟世有耻其祖之微棄之不道而遠附於他名族者其亦不知之甚矣陳氏初譜蓋特進公所著故述自始祖而皆因其當世稱號之實而無所文飾附托焉可以見君子之用心矣今譜乃特進公九世孫之賜之所修也其家舊藏世系圖爲三紙其一紙始自始祖至於六世其次紙始於六世獨列十二解元十二朝奉十三解元十六朝四人餘若干人皆不列而表爲近派又其次紙始列

十二朝奉次及特進而表爲本派蓋作此圖者特詳於其所自出固無足恠也但其所謂近派者於六世七世之間失著支系是以於世代莫知所屬故今譜於六世之下惟十二朝奉特著特進一人而餘皆缺所生不著所謂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蓋其慎也家譜之作所以尊祖重宗者在乎是所以序族正家者在乎是是以自昔賢士大夫重之今之故家大族求其譜牒明備者有幾爲其子若孫而能修舉者復有幾此子穎之爲是譜所以爲賢歟子穎之賜字也陳氏在宋盛矣然歷元至今

未有顯人今子穎方以儒生應用於朝光顯有日矣子穎之先若特進公之忠貞制祭公之清慎子孫所宜師法者余深有望焉洪武二十七年七月 日序

壽雲林隱君詩序

人之福莫先於壽故自欲其壽者雖庸人愚夫蓋莫不然惟人欲其壽者非正人君子有功德及物者不能致之乃知以壽相祝者要皆出於愛好無已之情而非苟然也王君伯禮以雲林隱君年滿六十將其生日三月朔旦奉觴稱壽合諸公嘗與雲林友者作詩以爲祝作

者八人以詩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之語分爲八韻爲詩八篇屬余爲序吁若王君之愛雲林亦謂予矣將爲祝壽之詞不以一人之私情爲祝而必以合衆人之公情其愛之不已至乎雲林其亦有以致之矣夫雲林居於臨海黃沙白水之間一布衣耳然有愛人之德稱於士有周事之業信於人其致此宜也然余聞德施於人而不責其報業行於世而不計其功則福不求而自來壽不求而自至若然則雲林之福壽豈易量哉此余之所以祝雲林者其寧不以爲然乎洪武戊辰雲林生日前

二日序

送鄭生序

洪武丁卯春余始領訓經事於仙居邑庠是時鄭生亦始來就學余授以蔡氏尙書越四年以是經登鄉試第明年當會試於春官適以病不果行今年洪武二十有六年夏四月生以疾愈赴京來別於余余時臥病且五旬余有重病而生有連行相顧而別不覺流涕余病不能爲詩言以贈生平時訓誡之辭旣以語生使藏之胸中矣茲不復遣聊使人書此數語以俾生庶以識吾與

生離合之歲月以見相與之情焉耳且重告曰生苟不負乎吾言斯足以善乎其身顯乎其先不然其何以獲祐於人與天嗟乎夫以主之勇義其能負乎余言別之日是月乙酉也天台王某序

思養堂詩卷後序

鄱陽施蕃衍氏以二親俱亾不得致其養爲感乃以思養名其堂所以寓其哀慕之情也士大夫與蕃衍游者咸爲歌詩以道其志余得而讀之嘆曰若施君者其可謂賢矣世之人子有於其父母生則不能盡養歟則不

能盡思者由其視父母如螻蟻之於蜣殼耳使視其身非父不生非母不育則其於父母存亾之間焉有不能盡養而盡思者哉今施君於其親之旣沒而能以不得養爲思則其賢於人遠矣然余觀世之人固亦有如施君之思者矣使其能以是心於其親之生而怕以欲養不逮爲憂則其所以事親者必無遺憾矣豈不尤賢乎哉且余聞古之人至孝於其親者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是故非法之言不敢出於其口非道之行不敢作於其身故能不辱其身以顯其親今施君果能充其不

得養之恩而進於此則雖古之至孝其何以加於施君哉傳稱大孝終身慕父母者惟於大舜見之嗚乎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顏淵豈欺我施君其盡勉之

憑遠樓記

天台山水之勝甲於東南其雄峰絕澗如華頂石橋之屬皆名聞天下至於無名之地雖平丘隘壑亦往往清絕可憐故其人多獲占形勝爲居韓君茂常爲天台人宜其得此邦之奇觀者然而居當閭闔之中四面皆周垣聯坐嘉山秀水近在先後而不得延覽於戶牖之間

心甚陋之視其所居東有隙地方數仞曰茲豈不足爲吾登眺之所乎遂鳩材僦工構小樓數楹於其上旣成凭欄而望之則見長山橫其東大溪紆其南赤城壯其北與凡遠近諸山皆環視面向千態萬狀咸若呈奇獻秀於此樓者於是向之不得見者至是蓋寓目焉盡得之矣韓君於是欣然以喜而命之曰憑遠旣日與賓友遊觀於其上復自慶曰使居千金之富三公之貴不能以得此樂也嗟乎天下之物可愛者非一而人之所尙亦每每殊異寶貨器服珍惟之品非窮智力爭勝負不

能得之未必可爲樂率足以爲累然而天下之人求之
日益力慕之日益衆至如江山風物之美所爲不假人
爲而出乎天造者雖王公之勢不能專匹夫之賤可得
而有旣不待智力而能得之足以爲樂而又無所爲累
而人迺有不好之或好之而未必能樂之者何也蓋此可
以怡神而彼有以利身利之所在衆人之所必趨而閑
靜淡泊之味非君子不能好豈非空然歟今吾韓君才
足以有爲智足以有謀其於世所謂利使小屈其志違
其心取之如培土耳乃獨韜光晦影退守一區爲山水

之好而有自足之意其信有樂於此歟然吾聞之君子
之樂固有在內不在外得於心而無待於物者故雖身
處蓬茨之下饔餐不足而樂存焉蓋古有其人而今未
之見也吾聞其語而未知其道也使學焉而有得尙當
爲君道之洪武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序

環翠樓記

樓以環翠名者多矣或以竹樹之周遭或以山林之回
互其所處不同而其義一也天台固吾郡名邑山水奇
勝然其土地瘠隘溪山林壑十居六七可耕可藝之地

絕少可以開心目舒眺望之地尤少獨爲邑治之所地
稍平衍長林大山包羅四面岡巒秀偉草木森鬱足以
游目騁懷而胡氏之居實在邑之東門有樓以爲登覽
之資憑闌四望惟見蒼翠之色照耀人目燦然如金碧
相輝甚可賞也是以其樓有環翠之名胡氏之秀士曰
彥理者爲邑庠生與余交間嘗屬余記之且曰斯樓蓋
有資於吾者於茲讀書焉則無塵務之干心融而理得
於茲鼓瑟焉則無俗士之擾氣定而心和吟咏則景趣
在目而妙語自得焉燕飲則風物稱懷而累觴不醉焉

喜而登於茲諸峰之態若舞躍於前而與吾同休者悲
而登於茲衆壑之狀若欽戢於下而與吾同戚者觀於
泰然者足以忘吾憂觀於淡泊者足以消吾慾仰瞻宇
宙之大豁乎其開吾之心胸也俯視品物之盛充乎其
益吾之智慮也斯樓之有資於吾非一言之可盡也吾
於他所非不有得焉而獨於斯所得尤多且深也余聞
而嘆曰嗟乎人之有環翠者不知其幾矣其亦有得如
彥理者哉人之所得者不過山林竹樹之色而已胡氏
之樓其取名雖同於人而彥理之所得獨有出於名義

之外者其識趣豈淺哉夫人莫不觀於水也而智者之於水則有得於其周流無滯莫不觀於山也而仁者之於山則有得於其安重不遷傳稱智者樂水而樂仁者樂山而壽以其得之之深故其致效之大也吾恐彥理之所得未能如其言耳使果如其言則斯樓也非徒爲游息之所而爲進修之地矣是余有望於彥理者矣若其游焉息焉而已豈余所望於彥理者哉洪武十九年十一月 日記

一清軒記

天下之物莫貴於清莫不貴於污天下之情亦莫不好清而惡污何也蓋清者善而污者惡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物之出於天者其清莫如風出於地者其清莫如水風之清以動萬物爲功水之清以潤萬物爲功而物由之以生以長以遂以成清之爲用大矣是以王者清而四海以平侯伯清而國以寧官師清而政以成蓋清則明明則公公則仁仁則何處而不順哉故君子惟患不清也今夫人見一廉士焉鮮不貴而愛之以其清也見一貪夫焉鮮不賤而惡之以其污也至於其身則不

知所貴而乃污之豈視其身不如他人哉利欲交於中而不能自克耳黃岡張侯以一清名其軒求余文以記之余謂張侯蓋知貴其身者歟人固患乎不清也而清又患乎不一能一於清則小物不足累大物不能移而吾身常超乎萬物之上矣其貴孰加焉夫人亦有於平居無事之時頗清明自期及臨利害僅如絲髮則窮智力巧爲趨避以求必得者蓋由其守之不一耳故清而能一斯可以言清不一則不足以言矣書曰惟精惟一是一則一豈易能哉要必精乎義理之辯而後能不然則

是物之來眩惑於前而莫知所從烏保其能一乎故君子必貴乎學也張侯爲武官而好文辭其接人貌恭而言文蓋喜學者昔呂蒙爲吳將初不知學後與魯肅論議而肅驚之以學故也蒙之學徒以知軍旅之用猶有過人者况學君子之事乎張侯年方盛力強又幸生太平之時職務多暇足以有爲苟能因其所好而事學焉則他日所就豈余所能量哉洪武二十年歲次丁卯冬

十一月 日記

愚軒記

同邑盧浩然氏居市南窮巷中以苦史自饒澹然無
於營利名其所居之軒曰愚軒或有疑而問之者曰人
莫貴於知不貴於愚自號其居何歟浩然曰子何知知
之爲智而不知愚之爲智乎吾觀世人之言足以歸其
才足以應變侮凡愚則賢哲取貨利如拾芥食飲膏粱
服厭絢綺凡其所圖莫不從意如取如攜若夫有爲人
畏之若豺狼附之若蜂蟻者豈非人之所謂智者乎然
而或陷於陷阱或圯其室家而不顧如彼者非吾之謂
願爲也至若言不能出諸口事不能任諸身或見歎

於奸黠或見侵於強暴衣不完布褐食不足糗糲凡其
所爲無一之宜不競不爭如無識知人視之如草木棄
之如塵土者豈非人之所謂愚者乎然而常處乎坦夷
不憂平顛危如此者乃吾所願爲也以吾論之世之所
謂知者反有不逮乎愚而所謂愚者乃或有過於知吾
安得捨彼而取此哉予聞其言而嘆之曰嗟乎若浩然
者其可謂善於保身者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浩
然其殆近之矣雖然是道也豈徒足以保其身而已哉
抑亦可以進於學歟人惟患乎自知而不慮乎自愚豈

知自知則志驕而無所容自愚則志謙而大有所受故
顏子以上智之資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
無實若虛犯而不較以今世之人觀之顏子豈不近於
愚者哉殊不知顏子之所以去聖不遠者政在乎此吾
用此知衆人以其愚自知故愚益愚君子以其知自愚
故知益知知愚之所分者豈不在是歟今浩然有明敏
之資有志於學而能以愚自守由是而進將何所不至
者矣夫善保其身特餘事耳故余樂爲之道其說以爲
其軒之記云

潛菴記

動物之在天地間飛翔乎雲霄之上依日月濡雨露鳴
呼奮擊無不如意者鴻鵠鷹隼之類是也士之處高位
而得以大行其志者似之潛泳乎淵渚之間歡泉波棲
蘊藻群游族聚亦得以自適者鱣鮪鯉鱧之類是也士
之處卑位而得以自安其職者似之是以君子有取譬
焉應城文學石渠張某字克昭由太學上舍生典教於
茲昔與克昭同遊于太學而今居輔弼侍從之職爲聖
天子肱股耳目之寄者養連袂接於朝矣而克昭爲小

邑學官守簡編事鈔槩于寒齋冷序之間宜若有不得志之悲者然早夜勤勤爲諸生談說詩書敷闡古聖賢教人之遺旨而樂皇上育材之盛恩有怡然自得之意或有異而問之者曰視子之資似非後於人者然伊昔與子同遊於大學之士躋青雲而展驥足者衆矣子獨不能與之追逐後先而乃猥守微官於荒墟陋邑間無以自顯於世而與彼守錢幣米鹽之賤職無甚異殆有似於淵潛之常鱗耳豈不有歉於雲飛之俊羽乎克銘笑而應之曰人各有命萬有不齊故有同母而出者貴

賤或異同室而居者貧富或殊死乎一時同遊之士殊方異俗偶然而合生非一門長非一家者其或顯或晦或沉或浮烏可必其同途而其轍哉而况人各有才不能濟者遂其潛能飛者遂其飛而後鳥得爲鳥魚得爲魚此宰物者所以不勞而物各得其所也借使能飛者而強之潛能潛者而強之飛則鳥不得爲鳥魚不得爲魚宰物以徒勞而無益矣然則彼處高位而得大行其志者固猶鳥之能飛而遂其飛任人者於彼非過也宜

也吾之取卑位而得以自安其職者亦猶魚以空潛而
遂其潛任人者於我非不足也亦宜也雖能飛者遂其
飛之勢固樂於飛矣能潛者遂其潛之勢又豈不樂於
潛哉故以其勢言之則飛者誠非潛者之可及以其樂
言之則潛之樂未必不如飛者之樂也或者又難之曰
物固有能潛而能飛者矣蛟龍是也子徒宜於潛而不
達於飛不亦病乎克昭復應之曰吾聞惟知者然後無
所不能自聖賢以下則通於此或不通於彼能於彼者
或不能於此故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非不欲爲聖賢

也不能也子以聖智之事責於吾其將責魚之不爲龍
乎斯亦過矣於是難者唯唯而退克昭從而爲之歌曰
鴻鵠雲飛人所希兮鯁鯉淵潛人所卑兮雲飛之高吾
弗如矣淵潛之卑其度幾矣潛而弗能是吾憂也飛之
未能匪吾所羞也由是名其宴居之室曰潛菴云洪武
三十有一年二月壬寅記

新城袁氏作官塘坂記

新城爲杭屬邑在郡西南地通閩越路不絕人邑墟之
北有地曰官塘坂實爲國達之衢其地卑下天稍雨水

溝道非騎不可行自元盛時已然及四方兵起張氏據
石浙西修作城壘道路磚石盡爲板築之需而官塘坂
之路於是益壞矣時或多雨浸淫則數里之間水汪洋
若大津然居民行旅恒深病之邑人袁氏叔義叔信伯
仲父昆弟也以友睦勤儉家致饒裕暇日相與謀曰吾
邑土所病有如官塘路者路之治否雖非吾責然幸有
贏餘其何忍誘爲非我恬視人病而無恤乎遂捐巨資
取石於山買甃於密食工健匠始於癸亥某月某日畢
於某月某日自官塘西至於塔山大衢延袤數百千丈

不期月而告成於是遠近往來之人無不歡欣稱歎
德於袁氏矣吾仙居學教諭徐公於袁氏爲鄉先生既
爲余言其事且屬曰願有紀述俾由其路者無忘袁氏
余聞浙右自昔號稱饒麗之地富室巨家連絡州郡其
人財力有餘宜知無不爲區區官塘之路何至有待於
袁氏乎豈其人念不及此歟雖念也而不忍用其財歟
何其宜爲不爲而獨成功於袁氏也凡人未富而行弗
遂其所爲則思富而有以施之及其既富而又得此望
彼爲無窮之謀率致殃及其身災及其子孫而無一善

之能爲此天下之美事所以少成其志袁氏之蓄積立
與大過人者而其所爲有如此其出於其類遠矣有出
類之爲者必有過人之節考袁氏兄弟以同祖之親而
友愛不啻如同父者其兄弟俱強壯男女成列矣猶而
居其幾中外怡怡無有間言是宜其足以阜業成事也
而官塘之事固袁氏之小者爾故於是又以著其大節
焉夫有大節者足以成天下之大事況小事乎哉使袁
氏昆弟於凡所當爲無不盡其心力如此傳所謂
之善士不足稱之矣嗚乎天下之大道其成壞利病固

有甚於此者乎豈無有爲之心哉而乃有愧於袁氏
何也吁其可愧也夫其可感也夫洪武二十年三月庚
申記

養志齋記

武陵彭君德潤由國子生爲金華永康縣之文學扁其
寓舍之齋曰養志求予文以記之予問所以命名之意
因告於予曰始吾以邑弟子員貢於春官也吾父與母
撫而告曰汝今克貢於朝行將受寵祿矣得祿而欲以
養親固汝之志也然吾二人年方莫矣女有弱弟未能

自立吾二人者雖欲就女祿養其可得乎且家有薄業
今女弟輩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在我可無憂於女矣
然我念女被國恩爲日已久若其受任宐益慎爾身以
宐厥職使上無負於朝廷下無憂於父母如是則女雖
菽水之養不及而我亦如受列鼎之奉於女矣女其識
之及吾得官來適茲土吾父嘗遠來視我又申以前誦
每因往來遺書亦未嘗不以是爲言吾服膺不敢忘故
揭名於齋恩免厥愆以成吾親之志焉余聞而嘆曰嗟
乎凡人之爲父子者莫幸於其志之同莫不幸於其志

之異求之於世父欲爲善而子不能成之者固多子欲
爲善而父不能成之者亦衆慈孝之恩所以難全者率
由於此今彭君之父欲其子之爲善而彭君又能成父
之志可謂父子同志而有莫大之幸矣其欲全慈孝之
恩也不亦易乎予嘗讀古書觀郗超付門生以書篋之
事亦可謂知愛其親矣然其父惜之志在忠於帝室而
超乃比於桓氏則是其父有善志而超不能成故超雖
有愛父之心而不足以爲孝惜雖有愛子之心而亦不
得遂其慈用是觀之父子之間其志一或有異則其慈

季之難全也如此可不戒哉今君既欲成其親之志則宜蚤夜惕厲以無忘其親之訓使凡所爲無一不蹈於善而令聞佳譽日接於親之耳而樂乎其親之心如是則雖曰遠離其親而與恒侍膝下者何異雖不及養其親而與日奉甘旨者何別君之心雖未可以足而君之親之心既以是爲安則君之爲子職者亦庶幾矣觀世之爲父母者於其子之得官則有望於財貨之奉以克其口體之欲者多矣求其欲子之謀身宜職以無負於國家者幾何人哉如彼者子雖賢聖而欲致親之

樂亦難矣豈非大不幸歟今君之親其志不在彼而在此則其賢於人也遠矣有賢父母而爲子者欲成其親之志譬猶導東流而歸滄海耳其孰能禦之吾固知彭君之得以易全其孝矣茲非其所大幸歟予今年游永康旣聞彭君之尊人某以公正信義服其鄉人而又聞彭君嘗能奮不顧死脫其尊人某危難之中其父子皆可謂賢於人矣故於彭君請記其齋也是以樂爲之記云

杏洲記

士大夫平居談說莫不尚樸素而賤華靡至其栽植草木非松梅蘭菊之屬不列於階庭垣徑之間若莠杏之類則屏而遠之宐若高矣然而自晉以來惟陶元亮輩數人以愛好前數物其事傳至於今而不泯而他人之種松植梅者不知其幾皆寂乎其無聞而吳人董奉乃獨以種杏爲後世稱道至乎今何哉豈非物之顯晦因乎人之賢否惟人之能重物非物之能重人歟吾用是知高世之士無所好則已苟有所好雖賤物亦可因之而顯庸俗之人雖好天下至貴之物人亦不齒之矣然

則爲人者其可不思所以自重其身而乃欲取重於物歟同邑趙叔威氏以業詩書之餘究心醫術務以活人爲事居於邑南峽嶼之東其居之所有洲焉叔威種杏其上人因名其洲曰杏洲而求文以爲記予於是知叔威之賢矣使叔威而欲取重於物何不有取於松梅蘭菊之屬以爲高而獨有取於杏此其志非欲取重於物可知矣吾知叔威之好不在於杏而有慕於董奉焉耳豈有他哉雖然奉之事易學也奉之心未易學也今以衰之事言之奉居廬山爲人治病重者種杏五株輕者

種杏三株又於杏林中以杏一畝換穀一器穀少者虎逐之乃以穀賑貧窮夫爲人治病而使之種杏又以杏賣穀以濟人其事固易也向使共心不出於愛物之餘人或可得而欺虎可得而使乎誠之足以動物也如此故君子惟患乎不誠也何患乎物之不動乎叔威如果有志於奉其尙以奉之心爲心或又安知無動物之驗如奉者哉又安知後世之稱叔威之杏洲又不如董奉之杏林也哉洪武二十九年四月朔日黃巖王某記

春暉樓記

同邑丁君某世居天台之螺溪其先在宋有爲某官者天台之人數其邑之故族必及螺溪丁氏丁君於某官爲若干世孫其考君字某早喪父母夫人孔氏守節不貳長育丁君之兄弟數人成家室以壽終丁君旣不幸夙喪所怙幸恃其母以有立以是能事養有孀聲母夫人旣歿始於其所居中堂之後作重屋爲樓旣完取孟郊游子吟詩語扁之曰春暉曰吾旣不得養吾父又不

能盡孝於吾母其以是爲識庶以永吾思也間嘗屬予記之嗟夫昔者孔子謂仲由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歿事

盡思者也今丁君其亦有仲由之思歟且古之君子夸
於其親者日不忘乎其色耳不忘乎其聲心不忘乎其
志以至出言舉步之間無一事之敢忘是以不差其身
不辱其親而令聞長存今丁君既已念大恩之難報其
亦將有在於茲乎嗚乎如丁君者可以稱故族之胄矣
孟子嘗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
謂也余亦以爲所謂故家者非謂有世官之謂也有世
德之謂也世之妄人多挾其先世之餘榮雄視閭里施
施然自以爲有餘及考其行則爲子孫不能事其親爲

臣不能事其君嗚乎此其人固已大辱其先矣而又挾
其先以自高多見其不知耻也丁君生於世族既能奉
於其親又倜儻多文而不上人可謂無忝於其所生
而超乎流俗遠矣予雖粗解文藝然未嘗好於爲文因
丁君樓居之有是名而美其志也故喜而爲之記

皆山樓記

天台陳惟永氏有樓曰皆山之樓所山丁公於惟永爲
外昆弟居同里故托予爲惟永記之予既未嘗好爲文
詞又未嘗得惟永之爲人及登其樓觀所謂皆山者固

辭無以爲記所由公因語予以惟永爲邑故族世居溪
口號溪口陳氏惟永昆弟五人長惟賢以茂才舉爲其
官惟永其次也有弟三人俱長咸有成立矣而其二
俱壽考康寧惟永作樓爲高明之居與諸弟奉其
樓皆山也連峰巒嶂青巒翠壁列秀四發舉目成趣
登斯樓奉養壽其二親必驩然爲喜惟永以斯樓
佳山足以娛其親故以皆山爲樓之名予惟天台山之
之勝爲吾邦奇觀惟永居其鄉而有山水之觀室也然
山水豈足以娛親哉惟致其親之喜要必有道焉嗟乎

予未及識其人觀其行也能爲子者雖菽水之奉而可
樂不能者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况山水無切於
日用者乎然則惟永之能致悅於親當尙其能爲子者
歟予去年在天台嘗聞惟永之族諸父惠卿父年高德
厚爲邑善人欲見之而未能也日或得聞至天台盡探
諸形勝當求見惠卿父而有觀於惟永也洪武二十年

三月 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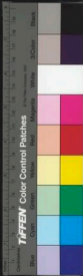


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RONTO, R.330



王靜學先生文集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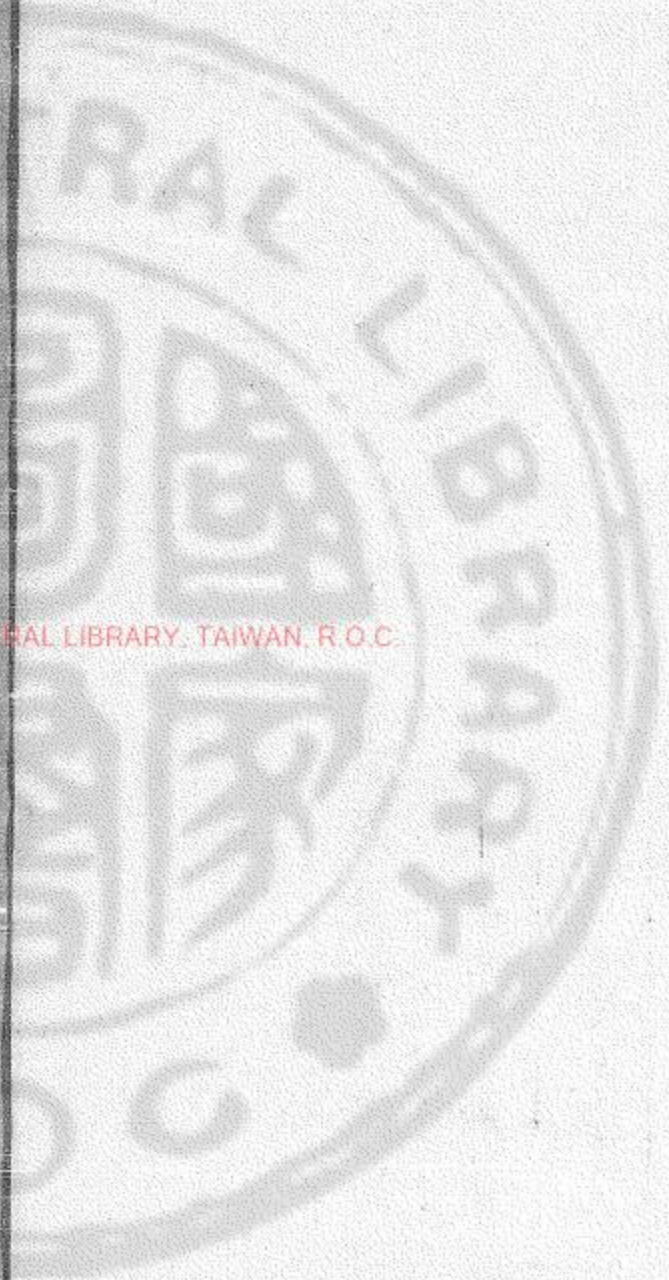
論孫甫薦富弼代晏殊事

晏殊罷相諫官孫甫薦富弼代之仁宗怒曰進

用宰相人主之任臣下不安有所指陳

事在慶曆四年

於乎弼有宰相之才天下知之甫薦之誠當矣爲帝者
如果有心於用弼宜曰吾意正在斯人卿可謂能爲天
下得人矣如此君臣之間豈不爲相得哉今帝乃不出
此而反有怒於甫蓋其意不在於弼爾使其意果在於
弼豈不欣然從之而何怒於甫耶昔堯之相舜以師錫



舜之相禹以僉言未聞進用宰相爲人主獨任事也且
古人有言曰薦賢受上賞况薦大臣以當大任者乎如
甫者受上賞而反怒之此帝之大失也帝之意豈不
以謂宰相之職乃人臣之極任其登用之恩當自己出
殊不知薦之在人而用之在我其恩又苟嘗不自己出
乎傳曰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諸
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蓋獻替之職
固在人臣而用捨之權常在入主又果何嫌於恩不出
於已也哉雖然爲人君者要當公天下爲心惟在於爲

天下得人而已又何必欲其恩之出於已其恩之盡出
於已者乃好利自私者之所爲豈賢君之事哉惜乎以
仁宗之賢而猶昧於此哉余懼後世有沮却忠臣爲國
薦賢而藉帝之言以爲口實者故特著論非之以爲人
主之戒

論曹覲歿封州事

太子中書曹覲守封州蠻賊僂智高迨其州境
僚屬勸之去不聽取州印自佩與其妻子决曰
我爲天子守土不可以苟生率兵百餘以禦賊

皆不戰而潰觀遂爲賊所執不屈而歿

事在仁宗皇祐

年四

於乎若觀者忠則忠矣當是時賊勢亦熾豈百餘人所可禦哉爲觀之計莫如閉門不出勸民固守以待救至庶幾地或可保或不幸而歿亦未爲晚如此則猶爲不失守職今觀乃不度衆寡不敵之勢而輕於出戰其身未歿而其地已陷未可謂能盡其職者也豈非其忠有餘而智不足乎雖然比之棄地而走與夫地陷而受屈於賊人者觀亦可以無愧矣

南齋滯叟傳

南齋滯叟姓陳氏名昌言字德良台臨海人也叟性凝重而有知識六七歲就師不肯從群學子嬉戲識書必反覆研磨務得其義不從事記誦觀元盛時入仕多途而三歲始一進士榜有常額所取無幾人叟日夜攻進士業或勸之曰子良善易不爲易信者叟嘆曰丈夫當以文學自立於世寧轉伍刀筆吏反役役從事於貴人之門乎時仙居謝先生東之家居教授同里趙先生仲元連取鄉貢叟並從之游盡得其學由是博涉五經傳

註而於毛氏詩尤精通數應鄉舉入試與叟連舍者有所遺以問叟叟指授之往往中選而叟獨屈及程文出以叟所作較之中者皆不能過叟親故疑叟論著大高令俯就有司程式叟嘆曰士之窮達有命吾寧舍己以從人愈肆力於學遠近聞之造門求益者嘗數十百人會兵興科舉廢叟教授不輟藩府群舉皆不就嘗於所居之前開一室曰南齋置書史左右日逍遙其中以自娛皇明混一海內求賢之詔屢下而叟已老矣縣令求鄉先生爲學子師乃薦叟居邑庠訓弟子員叟曰是吾

分也叟講解指授旁通曲節動合法則以故諸生皆成美才漸著書及雜文歌詩若干卷人傳誦之余少從叟游嘗誨之曰汝強敏可喜他日不患其不成名所少者沉思精究耳余服膺叟言痛自刮礪未嘗敢少懈今得僅能有立於世吾叟之教也叟自號曰南齋滯叟而人之稱之者則曰南齋先生云贊曰世人之於名號好擇其美者以自著其能不肯謙卑自貶然其平生凡自謂能者未必能也自謂不能者未必不能也唐韓子自謂退宋朱子自謂晦皆不自滿而著其貶之功也南齋

先生自號滯叟豈果滯者乎蓋滯於跡而未嘗滯於心滯於位而未嘗滯於德不滯於心不滯於德而猶以滯爲號者特借其跡與位之似以著其貶之之稱耳世之通達在上者何限求其心與德之不滯者蓋寡若先生者豈果滯者乎作南齋先生傳

二季子傳

余在衆中往往聞季子弟弟義婦事未嘗不爲之感激流涕歎錄傳之以爲世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其年間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各自縛爲當刑者哀

訴於午門願代兄死上問其故二人者言曰臣少無父非兄無以至今日今兄當刑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故願以二身贖兄一身惟陛下聽之上疑其非誠或有教之者因許其代而戒行刑者曰第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無難色則舍之二人者皆延頸待刃遂止不殺一時見聞者無不嘆息泣下上大嗟異之將赦其兄命未下御史大夫陳寧獨以爲不宜以是得赦卒殺其兄此可謂弟弟也又得婦四人焉其一人夫爲變得罪臨刑戒之曰吾死汝年少貧無以爲守當再嫁耳慎勿嫁

重人農人樵夫庶可相保也諺時當深壑上謂夫曰汝
尙未知吾志乎遂投於壑而歿其一人夫臨刑脫首簪
市酒肉啖之曰吾當與子共歿也貯視其夫河橋上夫
既歿卽自投於河又其二人妯娌也其夫兄弟以党人
受戮家人財產盡沒於官二婦人則當給爲官婢其妯
娌二人相謂曰吾夫已歿吾二人縱無他辱於義猶難
獨生况又有他辱乎遂皆自經而歿是四婦者可謂義
矣余欲各爲之傳以傳於世旣不得其人之姓名與其
事之詳以是輒不得發以余一人所聞如此則余之所

不聞者可勝道哉余觀前代史傳求其事之卓卓如此
者蓋寡豈多有其事將亦如余之不聞其詳而不得錄
邪抑異時誠少有之而特盛於今邪余固不得而深辨
矣然幸而得其詳者烏可使之無傳乎余於同邑得一
人焉曰陳圭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朱煦皆季子可書也
作二季子傳陳圭字錫玄台州黃巖人也其父叔弘與
其鄉人多讐圭常諫之後其讐人以贓告叔弘罪當歿
圭以狀告於通政司曰圭爲子不能諫其父以陷於不
義得死罪此圭之不孝所致義當歿罪於圭之身原圭

父使得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為天下勸頌之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請論如法遂聽圭代父死而謫其父叔弘隸兵雲南聞者皆嘆圭之孝而惜其死嗚乎圭之死固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朱煦台州仙居人也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借色辭少不如指必笞擊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季敬次季誠煦皆善事之二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

曰是姪真猶子也其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為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爾以例起入京吏一以法論罪作城須役嚴償重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煦曰吾費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勿深憂但收吾骸歸葬耳煦悼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熊正其守不敢少窳季用由是不得成時役告枉者甚眾令益嚴告而謫隸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不顧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矣訴不訴皆死萬

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於通政司通政司爲陳於上上觀其情遂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復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士矣已而煦感疾歿其十四人者哀臨猶已子季用傷煦歿病益甚亦歿或者以煦曷歿得免爲幸而又以其父子終俱歿爲命嗚乎爲煦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

劉府君傳

劉府君者名天麟字允濟起州在城縣人也五世祖顯

有功元太祖時官至昭勇大將軍曾祖至其父皆以門功武職府君自幼獨耽嗜詩書侍父從官於台從李震先生學旣冠游京都補國子生時科舉盛行府君期以文學發身後竟以父命襲其職爲管軍百戶府君雖領兵事然平居常被儒服經史未嘗離左右蓄書至數千卷無不窺其大旨日與士大夫游燕咏歌以爲樂頗善爲詩不求盡美提筆輒就尤好論天下大事經畧使李國鳳至台府君陳以寸策皆切於當世之務國鳳偉其言然終無所施其策語頗抗激無顧忌由是取怒於其

上官會溫州賊韓虎兒作亂遂遣府君討之府君不爲憾曰是吾職也至溫虎兒黨聞憚之使盜刺府君從者馮半九覺之手提府君避之擒斬其盜卒獲虎兒後出鎮仙居其飭軍士不得爲非在仙居十餘年民不知有兵府君性剛厲少含忍與人交稍不合其意輒面斥之嘗有他國之使來過其境一縣官屬皆迎謁恐後府君獨不出使去府君責以義皆慚服不敢出一言其不苟同於人類此至正二十一年六月卒年六十先二年嘗病幾死夢有人贈予之曆覺而語人口曆數周六十吾殆年六十乃已乎至是果驗

傳曰始余得吾友顧君述列府君事讀之歎曰使斯人立於朝其危言正色豈非長孺之倫乎後聞之朱先生益備朱先生仙居人府君其婦翁也爲余言府君方盛時歲有封樁錢數千緡悉以待賓交周貧急用之如糞土及天下亂南北阻絕府君祿薄貧甚未嘗以毫髮私計與人對客笑談移日或至湯茗不具無親色於是益歎府君之賢非其中有太過人者能若是歎以是知府君所立非偶然者既有慕於其人故爲之傳云

宋婦沈氏傳

宋婦沈氏者台州臨海人年若干嫁同邑宋伯修伯修業儒有文行沈氏事之甚謹養舅姑極溫清之宜家故優裕後遭兵火貧不自贖常績織以爲給食或有嘉味必藏以事舅姑舅姑命之食必辭以故不食舅姑甚愛之年既壯連產子輒歿有侍者未接於矣伯謂夫日久莫哀於無後君不可不爲之計又慮侍者不諳其旨諷隣媪喻之及侍者有去志乃出之沈氏年四十五終無子以死臨終謂其夫曰吾歿矣無與君言者但君再娶

有子乃吾瞑目時也嗚乎若沈氏者可謂賢矣余觀世之婦人知愛其夫慈其子者多矣求其能孝於舅姑者百千人之中或無一焉專愛固寵惟恐失之者多矣求其能不妬忌者蓋亦百千人之中或無一焉何者彼惟知有夫有子而不知夫之出於舅姑已之有子亦猶舅姑之有其夫也知愛寵之可專而不知胤嗣之爲重非惟絕先人祀而其身之既老且歿亦無依也使其能反而求之則庶幾乎若宋氏婦之賢豈非出百千人之中者歟沈氏他事多可稱述者余特著其大者焉

王青學文集卷之二
岫雲先生墓誌銘

岫雲先生台仙居人也姓朱氏朱爲仙居名族先生天質秀美而又自幼習聞父兄詩書禮義之教故其爲人篤學而敦於行義其爲子也則孝其爲兄爲弟也則友睦於親族而嫻於婚戚於朋友則有信於隣里鄉黨之困乏無告者亦有以恤之賓客之過其門者必盡款接之情或以其所乏告者又必資之以去其兄顛齋先生蚤以行義著聞遠邇而先生與之齊名故仙居之人出游他郡邑者士大夫遇之未嘗不以二先生爲問而士

大夫之過仙居者未嘗不求見先生而禮於其廬其爲人所重如此蓋二先生之貌旣皆魁梧秀偉有出於人而行又稱之故仙居之有二先生猶草木之有華實人面之有眉目也及其一旦相繼而歿凡知二先生者莫不惜之而仙居之人惜之尤甚嗚乎是可謂一邦之望人矣先生之卒由顛齋先生爲解其媼家訟事被逮入京而先生繼往省候至則顛齋已卒先生哭泣收斂旣哀且勞以是得疾亦卒於京師客舍初先生之將以省兄入京也與先生親厚者多以年且老不宜涉遠止先

生曰吾兄老矣吾豈可坐聽其存亡從行子姓未甚更
事脫有不諱萬一有失吾何以自寧不如無生已遂
意而往果得以親歛其兄歿以卒之時年五十有六
卒顧謂其從行子姓曰吾卒得以收吾兄歿不恨矣
平生篤行大率類此先生性冲澹喜閑適邑之賢令
從古嘗請先生副教邑庠未幾以疾辭歸闕一室爲
居之所聚書數千卷及漢魏以來諸石刻書數百本
凡文藝具於其中家事悉委諸妻子未嘗以毫髮自累
而專以讀書賦詩鼓琴作篆隸書爲樂嘗出游山谷見

岫間雲氣游揚自如曰吾視世間物與吾意合者惟
此耳因以岫雲自號人亦以其號已甚當故不稱其姓
字而咸以岫雲先生稱之先生諱棻字季誠其先臨海
人宋殿中侍御史希述其若干世祖也自若干世祖某
始遷居于仙居之東門遂爲仙居人曾大父諱元豪大
父諱嗣壽父諱公立皆有善行曾大母某氏大母某氏
母金氏亦咸有淑德配呂氏有婦道善理其家後先生
若干年某月某日卒子男一人照克承父志孫男四人
塤塢塹某女一人先生卒於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某

日與其配呂氏合葬於某鄉某山實在其先考妣之墓
側銘曰

德不貴異曰維其粹行不貴奇曰維其藝勿謂不官其
名亦尊勿謂不祿其身亦足生雖不壽亦不爲夭歟雖
不家而得其道其積既厚其嗣宜昌子子孫孫念茲勿
忘

趙處士墓誌銘

古之人有不知其人則視其友及其子與其平生之所
好而可以知之者余於仙居趙處士亦然余生既後於

處士而居又異邑故不及交處士以識其爲人及來佐
教仙居而處士違世已十五年矣然邑之先輩與余友
若朱季敬季誠二先生者實處士之深友而處士之子
古銘又從余游余以是而知處士焉蓋二朱先生文學
行義著稱爲邑望人非其人不交而與處士友甚深則
處士亦有文學行義與人相上下可知矣其子古銘少
孤而克遂立以謹厚溫良忠信樂善見重於人則處士
之教有以行於家者又可知矣余嘗從二朱先生過其
里所謂下灘者而二朱先生顧瞻嗟嘆久之余問其故

則曰此吾亡友趙君退居之地其居地之東南有封塋
在焉則趙君之墓也昔趙君初居邑市厭其喧囂而築
室於茲澹陂爲池種竹爲林以爲燕閑之樂而因以水
竹名其居吾二人每過而訪焉則必爲之留戀觴詠終
日而去今其地雖存而人則亡矣其墓之有宿草者十
七年矣是以過之而不自覺其感傷於中余於是而益
知處士之爲人蓋爲清修拔俗之士無疑矣夫以其友
以其子如此而其平生之所好又如此孰謂其人不賢
而有是乎古銘以墓銘有缺將作而追納之則求其媿

友前石樓令顧君狀處士之行而求文於余予觀其狀
載處士之事頗詳而其大者亦頗與余之所自得於處
士者相符故畧其細而獨以余之所自得者書之而并
爲書其諱字世系卒塋而爲之銘處士諱嗣衡字叔志
處士宋魏王廷美之十一世孫由曾祖沅夫娶滁洲知
府仙居陳克女始居於仙居遂爲仙居人曾祖諱沅夫
祖諱時臬父諱若愚母吳氏子男三人其存者二人曰
古錫古銘一人曰古鍵早歿孫男三人次準次間女一
人其卒以洪武六年八月初九日得年四十七其卒之

所所謂水竹居是也以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與其配陶氏合葬其葬之地所謂下灘是也銘曰其卒也久而思其存者有友其葬也幾而圖其存者有子嗟哉趙君可以永聞

凌府君行錄。

府君諱某字某姓凌氏廣州東莞縣人其先得姓不知其由世傳本姓陵氏以避事易今姓六世祖宋朝議大夫諱某又自香山徙居東莞始爲東莞人在隋時有凌錢杖者實始興人君之族蓋其後也曾祖諱某某官祖

諱某某官考諱某隱居不仕府君幼穎悟稍長入郡學受經於豫章羅先生至正間南雄守楊公益聞府君名聲爲椽楊公性方嚴名重一時爲其僚屬者罕見推許獨於府君深加器重楊公代去而天下亂矣府君遂歸鄉里不求仕君與同里李氏世爲姻家其婦李氏女也李尤豪於諸族朝政不行盜賊蜂起富民各專武斷聚兵自衛旣而各據鄉土爭爲長雄或更相攻掠井邑蕭然府君亦結民爲保內援官軍外禦群盜里人賴之以安府君弟褒字仲堅尤有勇畧每戰必勝威信甚行兵

民實歸心焉自是李氏與凌氏自嫌隙矣李氏將害仲
堅仲堅知其謀以語府君府君以謂外寇方熾豈可婚
媾自爲仇敵吾將以大義諭之且有我在弟無憂也府
君因數以言論李氏府君諭之益切而李之疑益深於
是仲堅知不容於李氏乃避地之水鎮居乚何李陰誘
其上豪楊潤德遣盜殺之府君聞之神色自若李偵知
不疑府君遂托以他事出收弟屍塋之因泣謂其徒曰
始吾與李氏以婚媾之故以恩信相結冀各保完鄉土
今李氏包藏禍心賊殺無辜兄弟之仇義不與同申國

吾將倚諸君復吾弟讐爾衆能從我乎衆皆歛歔許諾
然衆寡不敵也時廣東行省左丞何公總兵惠州能得
士心府君雅與親好遂率衆歸之何公聞其至欣然接
之曰人事錯忤乃至是乎君不負賢弟吾豈負君邪遂
與府君議兵事時惠州賊帥魏可遁去州城五十里爲
寨數出抄掠民不得耕牧州人患之府君因請於何公
曰近寇不除何以平遠何公然其言因遣其弟與府君
往討之連戰皆捷迺竭衆大戰官軍被圍數重府君中
藥而卒得年若平時至正壬寅六月廿六日也何公

之甚哀爲營其喪且祭之曰子之義足以感動於天吾豈忍子抱無窮之恨將有以畢子之志也初府君出奔於外將潛挈其親戚去之而李氏防禁頗密計弗遂或說與李氏和者府君歎曰吾聞匿怨友人君子耻之况可忘兄弟之讐而與人爲好乎卒不與和以歿君歿後三歲而李氏之害府君弟者皆歿於盜矣府君配李氏方府君出奔時有男子二人女子二人皆幼李氏守節不貳撫其諸孤成人年若干卒長男某中男某皆早歿少男某字景申補郡學生中洪武丁卯鄉試第今爲仙

居縣儒學教諭其學行爲時流所推識者知府君爲有後矣嗚乎世多以事之成敗論人賢否豈非過歟若府君者其事雖不就其志節凜凜雖古義士不過也可不謂賢乎

原命一首贈楊文忠別

人之生或貴或賤或富或貧或壽或夭其貴之等則有爲公爲侯爲卿大夫爲士者焉其賤之等則有爲農爲工爲商賈爲奴隸者焉其富之等則有百金千金萬金以至於貨利無算者焉其貧之等則有無一歲之蓄一

月之蓄一朝之蓄者焉其壽之等則有五六十年七八十年九十百年者焉其天之等則有四三十年二十一年與不滿十年及一歲者焉是其故何哉蓋有命焉非人之所能爲也命者何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者也夫貴者得乎氣之崇高者也賤者得乎氣之卑下者也富者得乎氣之豐潤者也貧者得乎氣之枯槁者也壽者得乎氣之攸長者也夭者得乎氣之短速者也其間又有等級之不齊者隨其所得之氣有多寡也是故貴者不可使之賤貧者不可強之富壽者不可奪之夭固有始

出奴隸而終受侯封生飶梁肉而沒無飯含出入鋒刃而老歿衾帷者豈其智力所能及哉故孔子稱歿生有命富貴在天至論富則曰富若可求則執鞭之役吾亦爲之由是觀之豈非命歟古之君子知其然是故爲其分之當爲而不以利害歿生易其節不失其心無愧於人不求福而福在其中故其生財無愧於爲人而身有餘榮沒則無愧於爲神而子孫蒙其福後之君子其明乎此者蓋鮮矣是故於其分之當爲者漫不加省而於利害歿生之際則巧爲趨避無所不騁其私徒違其心

而傷於物終亦必及其身而後已故其生有餘暇而漫
有餘殃甚可歎也余嘗與友人楊文忠論而悲之文忠
始由縣學生升太學上舍嘗入試文淵閣其文冠多士
及出爲永福丞以廉能有聲譽復還鄉里囊橐蕭然居
憂三載力耕以自給未嘗妄求於人豈非可謂知命者
乎歟今其服闋往覲京師將獲有職任之寄余欲其無
變於初志益務其當爲也故以所嘗爲議論之言作原
命一篇以贈其行亦因以自勗焉洪武二十有三年九
月乙巳著

愚齋箴

求君孟直以愚名其齋求余爲之箴夫世之愚者莫如
余其何以箴求君耶然其意勤甚不得無言非惟以箴
求君也亦因以自箴焉其箴曰

天之生人少哲多愚愚之與哲相去雖遠化愚爲哲其
道則近我觀古人哲人如愚是以益首愚人自哲是以
益愚夫哲莫如周公孔子然猶惴惴如弗能兢兢如或
失學如不及夜以繼日矧若愚人其當何如今吾後人
其果哲耶固宜退然若愚志師周孔以求其如堯其愚

也可不懋焉風夜孜孜惟周孔是師

書黃泰忠傳後

子讀黃泰忠傳而觀其行事爲之三復而歎曰嗟乎自先王之教不行於天下風俗日以偷薄人惟知有利而不知有義知有身而不知有人平居惟利人之有欲施人之目而奪人之有不可得者其有如泰忠拾道中之遺金物而肯候其遺物之人而還之者乎甚者有殺越人而取其貨者其有如泰忠受康子安垂化之托而卒能歸其物金於其妻子者乎燕閑無事之日與其徒相

往還嬉遊於閭巷之中往往以酒食相取悅號爲至交一旦遇有外患畧如絲毛則憂其或相連及歛跡縮首遠而視之如不相識者其有如泰忠之遇孤貧羈旅若吳志淳李昇二人系無交分而輒能哀憫其寃而爲出之於囹圄者乎此數事者求之於今之人蓋憂憂乎其難見則泰忠之賢於今之人亦遠矣然而今人聞泰忠之事者其欲慕而以好義稱之者絕少而譏議以爲好名者則衆不知耻已之不能而復嫉人之所能其爲人賢不肖儗如黃好義之士莫難見於今之人幸而一見

焉而或者又以好名議之幾何不率天下之人以憚義
舉也且名雖非君子之所先而沒世無聞亦君子之所
惡世之人於人之有義舉則目之以好名而已則無一
善之能爲而甘於無聞以沒世如彼人者故泰忠之罪
人耳而何以議泰忠爲哉使天下能如泰忠者多有其
人將見沉溺頹頹之人鮮有不得其援而失其所者矣
人類之幸不旣多乎如斯人者不可多見而特於泰忠
見之此吾徒所以喜談而樂道之也豈不聞昔者管夷
吾之事乎雖其能合諸侯在天下豈可得爲仁人哉吾

夫子以其有仁人濟世之功猶且許之以仁聖人之心
樂於成人之善如此今泰忠之事使後有聖人者出猶
得以義許之然則今日之見稱於吾徒夫豈過哉

書仙居朱府君霞塢阡麥後

天下之事易於處常而難於處變此固然之理也然人
固有能與不能亦有遇與不遇而論事者乃或專重於
所難多忽於所易豈非感歎全觀霞塢阡麥載朱府君
事頗詳然皆不外乎家庭閭里之間季友睦嫻之常節
觀者不以爲易而忽之者幾希矣以余論之家庭之閭

晨昏定省之宜寒暑溫清之節固子弟事之最易者然且能者無幾而况乎其他然則處常之事亦未可以爲易也若府君之事在賢者固爲易在衆人豈非爲甚難歟雖然不爲其易焉爲其難古之忠臣孝子能忘身致歿於君親禍崇之國者要皆由於平居盡節之人不然則捐生就義之爲豈一朝一夕之所能哉故必能爲其易者而後能爲其難如府君者使其遇艱難之事安知其無赫赫如古人者乎夫事變之遇雖君子之能處而非君子之樂有也然則府君之不遇豈非府君之大幸歟

於乎親府君之事固當有以感發而興起矣其可忽哉
洪武二十五年五月 日書

書蔡尙遠練林先塚圖卷後

練林先塚圖者天台蔡尙遠既塋其先人而作也其先人何尙遠之考原甫爲其府審理正者是也練林者何其塋地也地何在江夏邑南之若干里是也尙遠天台人而塋其親於江夏何以道遠不能歸塋故也親塋於此何身獨歸乎曰非也其親塋於茲而身亦居於茲可矣其親之上宜有墓於故鄉者可盡舍之而獨守練林

之墓乎曰何遠蓋將身居於茲爲練林之墓是守而其先墓之在故鄉者又將送其弟子輩歸以守之也然則其作是圖何蓋爲弟子輩辭歸者作也爲歸者作何蓋欲慰其離親墓之悲又欲使其不忘親墓之思也君子以其能曲盡乎義而近乎禮焉以是咸稱之審理公之葬在洪武二十七年後四年而余來游江夏時尙遠沒亦已三年矣予與蔡氏同邑人喜聞其父子之賢於士大夫間不及見之殊可恨也過其寓舍獲睹此圖旣爲之撫卷興嘆因爲發其意云

跋宋名臣八人遺像後

右宋趙韓王韓忠獻公文忠烈公司馬文正公歐陽文忠公黃太史王荊公蘇文忠公八人之遺像元史官周伯竒跋其後以謂其先出於霜月翁劉訥之所畫今本則忠獻公十世孫諤屬吳郡張湮之所臨也劉訥者余固未知其何人然趙韓王在太宗之世而忠獻公以下七人皆在仁宗以下之世則此八人之像其初非出於一人之筆明矣蓋訥之本偶得此數公之像臨之併爲一卷耳今以此八人之事言之若趙韓王則專以功業

聞若忠獻忠烈文正三公則兼以功業道德顯若歐蘇
二文忠則以文章事業著若黃太史則專以文學名是
七公者其間固亦有不可並列者矣荆公始以文學操
行取重當世致位宰相卒以其術敗亂天下爲宋禍跡
其所爲雖欲與黃太史並列亦不可得况可列於司馬
文韓諸君子之間乎吾用是知劉訥之本非以此八人
可以同列而其圖蓋出於偶得諸像臨之而併爲一卷
者也且八人之像惟趙韓二公迺在朝之衣冠而忠烈
公以下皆退休之服此尤可以見訥之本爲偶得諸像

而臨之者無疑或者不察而妄以八君子名之至有謂
荆公之操守有非諸君所可及者可謂失之甚矣余固
不可以不辨然余又卽諸公之像而觀之惟趙文韓歐
四公之貌稱其功業道德溫公以下三人皆不稱其德
業文章而荆公之貌溫其如玉者也由是觀之以貌取
人其失者多矣是豈不可以爲觀人者之鑒哉觀此卷
者以余前所言而能求自進於君子之列以余後所言
而寧使德勝其貌而不使貌勝其德如是則觀像固爲
有益於身而圖像又豈不有補於世哉

題王維西轡川圖

右王維轡川圖仙居盧氏之家藏也間以求題於余七
不知西故不敢妄論然世自有識者亦不假於予言若
維之事則有可言者維號文學之士其於出處之節君
臣之義固嘗聞之矣當玄宗之季非可仕之時亦非難
隱之日而維官爲給事中又無一言一事裨益當世顧
獨以能詩西稱則未矣及祿山之亂陷於賊中又不能
死則其罪益大有不容誅矣夫君子之出處內以視其
才之可否外以視其時之治亂而進退行藏之機决焉

如維者其才既如彼其下其時又如彼其汗畊稼漁樵
以自給可耳而乃挾技能之末叨爵祿之榮是又不可
徒以昧出處言之矣使其不遭寇亂汗節未彰君子蓋
亦有不道者况至此哉故余觀是圖而於維深有感焉
嗚呼使維始終於轡川徙專藝之功以求道移進取之
力以自修縱無補於時又豈不足以善其身哉然則觀
斯圖者亦可以有所懲矣

題牧童挽牛圖

一牛之力千童莫敵一童之知千牛莫如雖然以牛之

力敵童之知一觸之間可致之歟胡爲爾牛愛童之制於乎豈童之能用其知而牛之不能用其力歟抑牛知狗牛之情而童不知順牛之力歟有識者必能辨之矣

書林左民所著費公行義詩叙後

吾友林君左民以文章名世其交好稱人善世多以爲譽今觀其所著費公行義詩叙所書不過數事而其論議抑揚反覆俾覽者誦言而得其意其得以爲譽非邪費公之行固世所希而林君之文又足以傳世行遠使費公流芳於後世者其在斯文歟其在斯文歟洪武十

有八年冬十一月 日書

題朱貴仁所藏僧湛然雲山圖

厭羅綺者無布褐之懷飮膏粱者忘藜藿之念趨利市朝之人豈復有山林之樂哉貴仁家居城市而身沒於官宜其唯利是趨而無意於山林者今其得湛然所画雲山之圖猶甚愛之而求題於人則其於真山林宜何如哉吾於是知貴仁之賢於人矣夫人固有其名而無其實者貴仁豈爲之哉然市朝亦非君子之所避而山林亦非君子之所趨顧所以處之者何如耳貴仁其尙

審於斯哉洪武十八年四月十九日題

書礪磬子碣文後。

礪磬子碣文太史宋公作於洪武十三年九月既而公
以事謫從以卒蓋絕筆之文也公以學行文章冠蓋當
世名重海內外故天下之欲銘述其祖父功行傳信遠
久者皆歸於公礪磬子爲吾郡學行君子是文迺其中
子顯則請於公者顯則固余尊畏友其言行足以信於
人久昔余入郡學獲觀茲文固知公之詞無媿矣余來
仙居學以經訓徒後得盡友其邑士大夫於是又知礪

磬子事爲悉益信如碣文所稱而文有遺逸不盡書者
其小者不書無係重輕然有一事可以儆喻世之好利
自私者余固不得無述焉方礪磬子盛時富家巨室爭
買田宅相推而礪磬子獨以其餘貲周給族里之困乏
者或以買田勸礪磬子礪磬子謂曰吾邑之田爲畝僅
二十餘萬而民爲戶幾三萬均而計之戶不滿十畝吾
幸有先人遺業所得適分多矣又何忍貪益之以重急
餘人邪卒不聽而濟人常如弗及遇歲大饑又割其膏
腴之田買穀活數十百家其後多困者往往獲罪遇禍

或及其身或及其子孫而礎礫子身既合終而其子爲
士或務農雖自給或不足然爲惠於人而人多愛敬之
於乎先王之世井其田而授之民民生業均一無富貧
強弱相凌之患是以上下相安德化可行刑措希用後
世井法既廢富者田連都野貧者無止足之地強弱不
相能故獄訟蕃滋民無寧口使人人有自足之心無并
兼之志量已度物以餘及人知礎礫子所爲者則民無
大富亦無大貧天下庶其小康矣夫礎礫子不求自利
而利乃陰及其後人彼求自利者未足爲利而害實及

之然世尙有殖利而不知止者亦可鑒於此哉洪武二
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書

祭香山先生文

維年月日門人王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師
香山先生某公之靈曰嗚呼先生之生有可言者固未
敢易言也先生之歿有不可言者又安忍言之嗚呼善
不必福惡不必禍惡而得福得之可羞是謂非福善而
得禍得之無愧是謂非禍然則與其得福之可羞孰若
得禍之無愧哉薄陳茲奠薦以此詞聊以慰先生之意

於冥冥之中而已嗚呼尙饗

祭教諭徐先生文

維年月日友生某人等生徒某人等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教諭先生徐公之靈曰惟儒之官以教爲安凡人之生以壽爲難歿于異邦有戚者稀歸柩鄉土其復有幾嗟若先生何福之熾作爲學師年七十而有婦有子歸柩故里受命匪殊其獨何致如公之歿若無可悲云何吾黨涕淚漣漣而師生之義朋友之私情無有已惟公所知靈輦方舉逝斯永訣生離猶悲其如或別

嗟乎悲哉尙饗

祭鄭守中先生文

惟茲仙居舊稱文獻之邑比年以來宿學者儒凋落殆盡至其等承乏邑庠所資以相從者猶有賴於二朱先生及吾先生三人去年之冬朱伯氏不幸以事入京仲氏亦往侍其兄繼而先生又有會稽之聘往謂經于其邑學三人皆有二三年之友好而相屬爲別於旬月之間於斯時也有京師之行者謂可數日而計其歸爲會稽之游者謂可歷歲時而會然猶不能無介然于懷及

二朱先生皆殞于京吾固嗟人事之難必而不能不爲之傷懷矣然猶有望於先生也曾無幾時而先生之凶聞繼至吾於是永嘆長吁而不自知其心之悽悲矣嗟夫吾徒之處于茲土其何以爲樂乎所幸尙有斯文老成之相從是非足以取正如斯而已耳向之所恃者有三人焉吾心猶以爲未足今三人者皆去予而無一人之存此其情之所以不能自己也薄陳一奠以寓一哀而已歟者有知將亦有感于斯

漢陽禱雨文

維年月日具位某官敢昭告于風雲雷雨之神本府山川之神本府城隍之神曰天不施雨澤于茲土殆三越月矣茲土之民實以官多役衆大困於差徭固有得雨而不暇種者况失雨而使之不得耕乎固有已耕而不暇種者况失雨而不得種乎且今時將夏半矣及今而雨則秧未老者猶可種已歿者猶可再育過此不雨則秧既老者不可種欲再育而時已失夫種而不獲者有矣孰有不種而獲者乎民於此時固有乏食已久而屢窮於饑餓者矣况至秋而無穫其何以爲生乎是則民

命生歿之機實決於此爲官而祿食於是土者視民失所而不能救固爲官者之耻也爲神而血食於是上者視其民失所而不之救豈非神之羞乎借使神以爲縣令者徒有愛民之心而未有仁民之政徒有憂民之志而未能去民之疾或以是而警之或以是而罰之則斯民何罪而被此波及之禍乎今叔英謹齋潔以告于神或者以縣令蒞事未久終能蘇息是民而姑待之姑恕之則宜卽賜之雨以慰斯民之望或者以縣令終無能爲或反有病於是民則宜亟罰之亟誅之止及其身足

矣不當使斯民亦蒙茲濫罰也叔英今謹待罪於壇墀之次自今日至於三日不雨至四日則自減一食至五日不雨則減二食六日不雨則當絕食飲水以俟神之顯戮誠不忍見斯民失種致饑以歿而獨生惟神其鑒之惟神其哀之

止雨文

某自今月二十三日禱雨于神神於是日及夕卽大降之雨次日之晨以神之施惠未已不敢自休以褻靈睨謹告于神俟命于齋宿之所至於今日雨意有加未已

竊以卽今惠澤旣已厭足不可有加蓋雨三日爲霖過則爲灾况今田麥尙有未收穫者多雨則腐不可食而禾田雨多則水溢而秧不可種近種者亦浸傷而不可活過則爲灾其實如此神不可以不鑒而憫之自今日以前之雨神如果以憫斯民之病從其縣令之請而降也則乞神之太惠止於今日今旣告于神宜還俵命于次必待神之歛惠天色霽朗然後敢辭謝而退如至明日雨復不止是必神有罪于縣令也亦不敢復謁于神矣當自二十七日始如前日之誓日減一食如不得命必至於絕食以俟神之顯戮惟神察之

謝雨文

某於今月壬戌以天久不雨斯民過時失種必將致饑以厥故於其夕齋宿於神之壇次翼日癸亥用禱于神神卽日大賜之雨甲子某以神惠未已不敢自休以褻靈貺故俟命于次乙丑以雨勢未已又懼其過而爲灾復禱于神乞以歛惠又卽于其夕雲收天霽通邑人民莫不歡喜祈雨而雨新晴而晴感應之速捷于影響顧我何修而能冀此方其初欲禱于神也或者以謂時將

雨矣何以禱爲及其既雨也或者以謂雨自降耳豈禱之能致及乎雨勢未已欲俟神之歛惠而後退也或者以謂此梅月之雨宜未卽已不可以俟其皆不顧乎人言而獨求乎神意卒致感應若此神之意豈不以某雖未有仁民之政而已有愛民之心乎雖未能去民之疾而已有憂民之志乎是則神之于此非徒以勸某也乃所以勸凡爲民牧者使以愛民爲心憂民爲志則可以交於神明也豈徒爲某一人之私哉某之爲是言非敢誇功於人也乃歸功於神耳非敢求德於民也乃歸德於神耳夫神之功德如此雖有犧牲不足以爲謝惟當念神之功而益以勤民爲職體神之德而益以恤民爲務是乃所以爲報也是乃所以爲謝也若夫區區世俗非禮適足以爲神之瀆耳故不敢施於神惟神其鑒之惟神其鑒之

望雲辭

金華永康之文學彭君常德之龍陽人也以三親遠隔數千里而不得養恒鬱于懷善画者旣爲之作望雲圖以見其意故余又爲作望雲辭以泄其情焉

我親遙遙今天一方我養不及兮厥心孔傷朝思親兮
在泮之左暮思親兮在泮之陽思之不可得而親兮時
翹首以遐望嗟可望而不可即兮惟見白雲之飛揚雲
乎雲乎如我恤兮其載我往來乎吾親之傍

送歲貢生林通偈和詩題辭

洪武三十載歲在丁丑十有二月厥日辛卯郡庠置酒
于堂賓與秀士曰林通生維時積雪是日初霽簷梅吐
芳庭柏揚翠眾賓咸集飲酒樂暢貳守俞公實主斯筵
既宴以樂偈以贈言續而和者岑侯既先諸公暨余亦

繼而作並武前韻示無剽掠和聲相宣若出金石其言
伊何曷以令名名豈所先冀以實成孰爲其實曰孝與
忠念之敬之厥譽斯隆

張十五名叙

仙居之俗近質民生子多以其第稱之惟其民之秀者
比長而後有名有字張生在其家族昆弟其第十五故
幼稱十五且著于籍及長選爲邑庠弟子員始得名曰
輔字曰廷泰嘗請于官飲以其名行而吏執以籍旣
定不許改更奉以爲符今廷泰克貢于朝將行請於余

曰輔行將以其名上請余願先生因其名之義有以爲
教余語之曰生之名輔既有志於顯名思義將在於輔
人乎抑在求輔於人乎廷舉曰亦先求輔於人而後輔
人耳余嘉其意乃爲之言曰天下之道有二善與不善
而已人之輔己者有善焉有不善焉而已之輔人者亦
有善焉有不善焉惟能擇其善者而取之其不善者而
去之斯可矣今有一人焉見吾之爲善則必多方而贊
成之爲不善則必多方而諷沮之吾則友而求之曰斯
人也欲與吾爲善者也是足爲吾輔矣親而倚之可也

又有一人焉見吾之爲善則必多方而諷沮之爲不善
則必多方而贊成之吾則友而求之曰彼人也欲與吾
爲惡者也是不足爲輔矣遠而棄之可也如是則吾之
爲惡也日損而爲善也日益矣豈不足以善其身乎夫
既有以善其身豈不足以善其人乎斯所謂先求自輔
而後能輔人者也然吾觀世之人未有不難於爲善而
易於爲惡亦未有不好人之順其情而惡人之違其志
者是以方其欲爲善也有贊而成之者固莫不欣然以
喜及其欲爲不善也有諷而沮之者則勃然而怒矣由

是求輔於人者常不能終得於人之善而輔人者亦不能自盡其善如此所以天下之爲善者益希而爲不善者益衆也如使求輔於人者不以人之從已爲喜而求諸不善不以人之違已爲怒而求諸善則人孰不樂與之爲善哉如使輔人者務伸乎已志而不於人之好惡是徇則雖不能善人亦不至自失其心矣如是則爲不善者寧無希乎爲善者寧無衆乎爲善者衆而爲惡者希則天下其庶幾乎由是言之輔之於人其所係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夫以吾廷參之資而加以善求輔於人則其所就豈易量哉若其能善輔人者又豈不於吾廷參見之哉洪武庚午十一月丁亥序

李栢字說

人莫溢於自滿莫裕於自謙蓋自滿則其量已盈而無所容自謙則其量愈虛而大有所受峰之凌阜之高則土壤不加焉淵澤之卑泉流必歸之矣故書有之曰滿招損謙受益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由是觀之謙之爲德大矣廣信李君名栢其鄉先生徐公爲之字曰謙益

蓋有取於書與易之意以勗之也昔孔子嘗歎聖人難見而以得見君子爲可又以善人難見而以得見有相爲可且曰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相矣由此觀之人惟無相者不足與有爲苟有相者則可以進於道矣今李君其名相焉其實未可知也而徐公因其名而以謙益字之豈不欲李君有以稱其名歟蓋能謙以受益且將見其有若無而實若虛矣其肯以無爲有虛爲盈約爲泰乎故苟以謙爲務則無不相矣自有相而求進於聖賢之道始如由階以升堂矣其進也不

亦易乎雖然天下之道二誠與不誠而已故誠於謙則其心既歉然自畏而有不足者矣夫豈不足以愛天下之善哉僞爲謙則貌恭而已矣言遜而已矣其誰樂告之以善雖告之亦不能受之矣果何益哉李君如果欲無忝於其字也宜亦審諸斯乎洪武二十四年五月
日書

與方正學書

僕與執事別十餘年其間情慕之淺深書問之達否曰事之細者耳姑置之不足道也惟執事之身係天下之

車仕之進退天下之幸不幸與焉側聞被名計此時必已到京獲膺大任矣茲實天下之大幸也故敢有說以進於左右焉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申高祖得以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呂不可得而間信如陵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蕭何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人臣終

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此賈誼所以不能自用其才也方今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事致君澤民之術遠方華夔亦非子房賈誼可倫真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將見吾君不問則已問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吾君必能盡用致斯世於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豈非天下之幸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

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
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
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
乎得時措之宜也執事於此研諸慮而臧諸心者非
日矣措之猶反掌耳尙何待於愚言之贊哉然僕聞知
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不能無言於
左右耳夫人情愛其人之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救其
失於未患之先苟待其既失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
慮之疎也其得爲忠乎天下知執事之深愛執事之至

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事未能有過於僕者伏惟
少垂察焉

留別胡饒文詩

我來遊天台非爲求神仙行行山水間將欲遇才賢避
近得吾子姓字聞昔年開懷吐言論文彩何郁然山花
與澤卉照耀春風前迺知盛名下衆口非空傳相會惜
遲暮忽別誠可憐飲我綠玉醕贈以瓊瑤篇冀我卽來
返庶以相盤旋茲情旣云厚孰敢違所言館客况有地
舍此復何遷遷期誓不遠恒看山月圓携君一樽酒相

候大溪邊

送友人應薦詩

平生愛交友相知無幾人如君晚結好乃獨深相親自
從交接來始立三秋春其間僅數會每會必傾真好語
類豈直和氣如酒醇世道日卑降友義久已淪不意凡
礎中見此席上珍自謂得良友可以資吾仁君今應薦
起得失未足論嗟余獨感歎黯黯成銷魂夫人出處際
我固嘗能言不仕既非義豈得徇私恩嗟乎今世上未
必皆愚惛奈何貞素節未見有赫愾後夫或未喻君宜

識其原咎在良訶譴玉石慮俱焚視貨可扶難遂長利
欲根以茲重獲戾刑獄亦已繁謀身有大道使士將未
聞人生貴盡職福祿何足云爲子必恭順爲臣必忠勤
君父我同體淑慝寧無分天聽果遐邇縱或亦何怨吾
觀古豪士道在身可捐與其不義生有媿於皇天寧令
就義歟含笑歸黃泉肯族濁濁流包羞享華鮮嗟余有
此語蘊蓄曾未宣匪爲知己謀何由出咽喉君其諒無
感當爲後世傳

次韻答胡饒文詩

少小愛吟咏人皆謂詩淫年來頗疎懶出口不成音在
篇忽見投飲和力不任君才浩莫量嵩高滄海深嗟余
豈君偶塊土當丘岑方今向太平選材由士林未必收
尺寸而乃棄丈尋君能爲時出足展平生心題彼千里
駒載驟相駸駸生才果足用豈得自緇沉窮通固有命
伸屈順陽陰君看大易象動靜有明箴

題紅梅詩

用墨字爲韻

吾聞良酒師傳意不傳色梅花本素姿何嫌假朱墨

次韻奉和仙居知縣程奉民述時程君爲人所誣

方就逮而有是作

麟鳳在赤霄黃塵亂豺虎慨息道路難涕泣每交下吁
嗟壯士行或有神靈護雲電以爲旌雷霆以爲鼓縱有
斧鑿手何能重傷女醜類自含私昊天明有覩

孤桐生崇岡一首贈友人

孤桐生崇岡托根亦已高嚴冬風雪繁枝葉成蕭條根
本具生意幸逢雨露辰未然終憔悴勿爲樵牧侵韶英
如可作遲爾爲瑟琴

戊辰除夕守歲學中得林字

守歲獨傷心開筵且盍簪放懷輕酒海高咏動詞林已
喜春風至祗愁白髮侵醉中聞爆竹淚下欲沾襟

又得頌字

歲去苦莫窮心復相送陰陽無停稅日月如丸弄青
年瞬目過事業猶春夢自顧樗散材不足爲時用所以
甘局促寒齋守弦誦堂中有老親菽水不得供竊祿僅
糊口含悲徒自訟人逢歲除喜我心殊惘惘強斟柏葉
盃細閱椒花頌寒氣今已除東風將解凍安得掛儒冠
歸去舊春種

己巳元夕會飲友兒鄭顯則寓舍

得春字

元月初過十五日又看元夜眼中新九天雲氣開星斗
萬戶燈光媚鬼神詩酒相親惟我輩間闌歌笑幾何人
諸公總道春光好那得長年只是春

七月初十日夜對月懷友生黃廷修偶成絕句一

首因用奉寄

思君日夜望東方不見人來見月生自信此心相照處
端然欲與月光爭

詠意前竹三絕句

王清原文集卷之二
齋窻之前昔年手種小竹五株今歲始覺生意
漸盛余自顧養教于茲歲將七週矣兩年之後
又當考滿而去與此君不能久矣代余而居此
者今雖未知其誰使有賢于我繼余以交此君
吾亦知此君不能忘情于我矣慨然有感遂成
絕句二首或有寓意一以勉諸生之善學使勇
于自進以滿鄙懷之望一以期後人之善教俾
臻于有成以爲斯文之光云

七載論經存泮林窻前種竹未成陰自憐相看無多歲

早發高梢慰我心

眼底新篁欲作林栽培一一自經心後人得此宜深護
留與琴書作好陰

題醫六松先生手書遺篇

當代儒官競熒煌先生大節獨蒼七請看紙上淋漓墨
百歲常含冰雪光

和廣文高先生登福山韻

憶昔初遊此地來山中古寺未云摧頻年轉覺成消歇
此日誰能復往同煠艸已將行選沒岳花猶自向人開

但令我輩長多暇相過無憂乏俊才

絕命詞 序

生已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歟亦徒然庶無慚歟

後世

人生窮壤問忠孝貴克全嗟予專君又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歎首陽嶺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逸蹤總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

書林齊民禱雨有感卷

布衣而能憂民居閭里而稱人之善此古之盛德事也今乃潘先生與林君齊見之嗚呼吾鄉之俗美矣孰能揚諸天下乎

同郡方孝孺

又跋

吾友林齊民既與其鄉之民請雨有感鄉之士友咸爲詩歌以美之而潘先生又爲序或者以謂一鄉之善不足書之嗟夫

靜學王先生文集後序

昔歐陽文忠公謂衆人之與艸木鳥獸之歿同一歸於腐壤民滅獨聖賢於其間異於衆人艸木鳥獸雖歿而不朽逾久而彌存也若吾靜學王先生國朝仕至翰林修撰江西楊文貞公實先生之所舉者壬午歲不病而客歿于廣德逮今壬辰七十有一年矣生氣猶凜々不朽而存非得聖賢之道能之乎省爲邑人于先生歿後二十年生又二十年喜從長老談先生節義事始知先生之所以歿而內闈安人歿于狩二女同歿于井噫臣

王靜庵文集卷二
五
歿于君妻死于夫子死于父非道充于身行于家能之
乎先生尤善于文章省恨不得一覽去年冬從吾台守
阮公必成得是集讀之無一言不本于仁義之所發其
送友人應薦詩有曰吾觀古豪士道在身可捐與其不
義生有媿于皇天寧令就義歿含笑歸黃泉數語當時
不知先生者孰不以爲誇詞後先生卒踐其實可見歿
生素定于胸中而自處與人同一心也林先生公輔吾
台名儒序先生之文稱其氣節庚子畧不爲勢家所屈
先生之生如此則能如此歿也不難矣林先生所序之

文棄散不存此則十之一二省恐久而忘失謀吾衡守
徐公定之斥俸錢繡梓布傳四方使大夫士讀之見先
生之行不違其言實有得于聖賢之道所以異于衆人
艸本鳥獸之歿不朽而存者雖千萬世猶一日也先生
名叔英字原采靜學其別號黃巖人墓在廣德無子孫
以世其家惜哉是歲冬臘月吉日邑人桃溪謝省世修
序

書靜學王先生文集後

嗚呼節義人之大閑也求能真知而實踐者鮮此亂臣賊子之所以常接踵于世也惟知哲之士灼知天理之在人本實而無僞是以知生有不重于義歿有安于生故寧殺身以全義不求生以害仁也若吾邑靜學王先生其真知而實踐者乎先生于歿時沐浴具冠服作絕命詞一首而告逝嗚呼人孰不歿求如先生之從容就義者真難矣其扶綱常植彞倫豈淺淺哉先生洪武中與同郡方公孝孺林公佑以文行著名林公嘗叙先生

之文而先沒方亦繼先生謝世今其文章有刊刻流布者矣先生之女東里楊少師先生存日欲加纂集求無完稿深悼惜之今寶慶太守謝君世修甫慨生也後而不及拜先生以承其教幸得先生文蔣以私錢募工刻之爲序于後以廣其傳使後來景先生之行者可因文而考先生之心爰以書來告且俾相其事嗚呼林公序先生之女詳矣成仁取義孚恐歲見易更將有不知其詳者敬以幼聞父兄之言書達謝君附之卷尾使後讀先生之文者庶因而得先生之本心云

成化邑人徐季敬書

明翰林院修撰靜學王公忠節祠碑記

我成祖龍飛燕服再闢邦家一時有位之臣舍命不渝盡忠所事其在台則有若寧海之正學方公太平之靜學王公初二公以道同志合相引登朝靖難師起方公謀其內公營其外已而天命有歸方公以不屈就誅而公亦從容自經于廣德之祠山云公臨終有絕命之詞志希夷齊夫以武王之聖因八百國之心除其殘虐而二子目之爲以臣伐君非之爲以暴易暴不少假焉他可知已公托之以見志何其詞之婉忠之勁也聞公爲

人孝弟恭和溫乎如玉若不類矯矯者及當大節顧毅
然不可奪如此而世或言平時無感憤之風則臨難之
慷慨之節故沾沾自喜者稱曰國士而竊慕德讓者鄙
爲懦夫然則聖門何取于仁勇仁人何有于殺身哉愚
蓋觀意氣自許之人其殉節死義固自不少然從容自
決忠厚不迫則鮮有若公者蓋公之節所謂有道之節
也公既歿而夫人及二女皆仗節以殉則其道行自家
尤可槩見矣或者謂公論曹觀封州之事謂其不能固
守待救不幸而後歿當時公以募兵在外若移檄諸王

聲揚大義據東南之饒鼓舞豪傑起兵恢復事未可知
而公汲汲于一歿何與嗚呼文皇帝神武天授謀臣淵
深提戈南下京師不守且爲高皇嫡子人心素望傳檄
而歸公以倉猝徵兵不持尺寸之柄欲徒手奮呼以抗
天下之全力視皇祐全盛之時封州守土之職皆不可
同年而語此其濟與不濟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故處公
之事惟有一歿而已矣公既自經有道人盛希年者殮
之祠山之麓事定而文貞楊公表其墓文貞蓋公所薦
士也平爲公產百餘年未有專祠嘉靖中前合雙溪曾

君爲營于所居之亭嶺未幾而廢易附于神祠之旁春
爍之祀不及乙亥春仲益來合茲土始具二牢以祀公
入其祠痺然兩楹汚而不治爲歎噓者久之蓋自古忠
義之士皆有待而興我磐石李翁來守台郡植良彰教
崇節樹風旣捐俸寧海以創方公之祠又屬益以圖祠
公會有梵宮可移益具請于翁以爲可又申其議于
撫臺松屏謝公巡臺鵬峰吳公次山王公咸報許焉爰
度地邑東屬幕官徐子廷勅巡檢郭子文漢專董其役
凡罪人當刑者令以輕重趨其工逾月而成正宇之後

有屋數楹爲位以祠公之夫人及二女又立田數畝付
道士曰德霞者掌之異日祭祀修葺之具不煩于民而
足蓋公一門節義于今始彰皆李翁所指授而益特奉
命爲之終事耳祠成而觀者皆欣然色喜間有疑于當
時之禁網者益應之曰夷齊采薇西山非耻周道天下
後世不以夷齊之義損武王之名亦不以武王之聖非
夷齊之義蓋先儒所云或憂一時之無君或憂萬世之
無君其心一也矧文皇帝于公初無深罪而今天子推
恩下詔需酬忠魂則公之祠又何惑乎疑者釋然而退

益因紀其事以彰李翁之德意且梓其遺文以行于世
云萬曆四年丙子端陽之日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太平縣事晉江翁仲益受甫撰并
書篆

縣丞清江楊 旻

典史建德徐廷勅全友撰

翰林修撰靜學王公忠節祠碑

公姓王氏諱叔英字原采別號靜學邑之亭嶺人也性
穎慧博學以孝稱於鄉革除間由訓導宰漢陽播惠以
逮下而黎民懷絕食以禱雨而神明格與同郡方公孝
孺友孝孺始進用銳情於古法公貽書以規之若云言
量可而後入則君獲其用法相時而後措則民悅於從
識者已覩其善用世云自是譽問日彰召居翰苑八策
昭陳咸切理要且謂高皇帝剔穢鋤彊匪嚴弗威卒若
醫疾去之餘宜調血氣若農草芟之後必養根苗此論

尤稱知務隨以難起倉惶出膺戎寄方事淬礪而大命
已有歸矣公上順天心下持臣節賦哀歌以明志具湯
沐以自經而忠精大節焘灼於穹壤間焉林子貴兆曰
士以勇敢之資發憤而之歿也易然而動於氣之所激
鮮或知道惟公恭懿順巽以宐於物卽其所養與柳下
氏之和奚異至於履變貞志則確不可拔而剛風浩氣
凜也與西山比峻者何哉蓋寧靜以爲學故其養深審
時以順動故其幾察養深而幾審則真性皎如形莫能
累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者夫誰與易之矧一妻二

女罔不完節則臣道妻道子道於公門具見之矣卽此
尤足以驗刑于之化事定楊文貞公妻其墓文貞蓋公
所薦也邑故有公祠附在神廟之傍兩楹淺小春煠之
祀不及萬曆乙亥見鵬翁侯至卽具牢祀之而會郡伯
磐石李公方以彰善樹風爲化與翁侯謀所以祠公者
迺相土度材徙禪室以爲宮免餼金以就役甫月而門
垣堂寢煥然矣茲卜日用將祀事鄉老士民往觀焉咸
慄也起敬若仰景星覩靈鳳而不知其忠孝之有萌也
然則斯舉也豈惟樹軌作人裨懷忠義於國家亦永有

五教學文集卷三
賴也李公諱時漸齊之壽光人翁侯諱仲益聞之晉江
人祠成以林子爲公鄉人乃以碑屬之又梓其遺稿以
傳於世云詞曰

東海之濱有士如玉養靜凝和含英吐韻教孝于家宣
猷于國內難正志守死彌篤荷昔夷齊采薇深谷周粟
雖佳匪我心欲願以德方靜也幾微明明本心煌煌大
節高昇錦張明湖玉紫偉廟豐碑千古爲烈

萬曆四年丙子夏四月吉旦知都昌縣事後學林貴元
頓首拜撰

建祠緣由

萬曆三年三月十五日據道人施松告爲騙橋獻寺詐
害事該本縣知縣翁 審得二僧以寺業致爭非一朝
矣李德泓雖有納劄而素行穢劣不足以服人心周玄
蘊雖曾修橋而劄在黃岳不當越住此寺陳一倫之輩
附德泓與施松之黨玄蘊交相傾奪均違本教參彼度
此皆無善者宜盡行驅逐各擬不應杖戒其寺宇產業
盡行變賣充餉以杜爭端李德泓追劄還俗周玄蘊姑
准令歸原寺爲僧具招申詳撫按鹽三院及司道本府

依擬就經行委本縣典史徐廷敕親詣寺所拘集該都里長及鄉保長李邦哲陳慈等逐一勘估田地山塘并寺內地基寺外店基共一百玖畝零值價銀叁百肆拾伍兩陸錢貳分玖毫召主金興等承買充餉給帖俾照訖其本寺佛殿屋宇非民所宜用者誠難變賣呈縣詳改公所應用該本縣議將前項木料改建鄉賢王靜學祠宇具由通詳蒙本府批仰候三院詳示行俱寺宇既拆而寺基所鄰或在豪右之家得無乘此項於圖謀益乎須處置得宜或估計變賣以爲修祠之費或於寺基

外再買田數畝通爲祀田之用則以後祠祭所用亦不致派徵小民此永_レ之便也其詳計報繳蒙撫鹽御史玉批本寺木料依擬建祠繳續蒙本府帖文奉巡撫都御史謝批本府呈詳覆議改建王靜學祠宇緣由蒙批依議行繳蒙巡按御史吳批王靜學之忠烈真不愧於夷齊况太平又其故鄉若不爲之特祀表揚誠亦缺典且因廢寺而乘時修舉不勞民力不費民財而崇正黜邪其於教化之意亦寓乎其中矣惟賢有司勇爲之悉照議行繳備帖行縣作急興工建蓋祠宇專祀表揚事

畢申報就經再委徐典史拆移改建于皇華亭之左估用加添石道壇木料工匠等價共該銀玖拾貳兩捌錢柒分內將不堪用臺門及家私寺山大小樹木并萬曆三年租稅等項共變銀貳拾陸兩陸分伍厘支給外尙缺銀陸拾陸兩捌錢伍厘該本縣將自理詞訟內區處完工併議將廢寺田地及開墾塗田以爲本祠祭祀修理之費

一拾捌都廢弛妙嚴寺民田貳畝肆分民地叁畝壹分叁厘該本縣申詳本府改爲本祠祀田每年田

壹畝該租壹石陸斗地壹畝該稅壹錢除納正額錢糧玖分伍厘叁毫柒絲之外除鞭免派

一玖都崇國寺基地柒畝捌分申詳本府作爲本祠祀田內成熟地伍畝每年每畝該稅叁錢未成熟地貳畝捌分每年每畝該稅銀壹錢伍分除納塗地稅銀肆錢陸分零其餘俱貯爲本祠香燈

一拾捌都戴子興開墾田貳畝每年每畝租穀壹石伍斗

一拾柒都金要開墾塗田伍分貳厘伍毫肆忽每年

租穀陸斗二項俱無糧差

右共田肆畝玖分貳厘伍毫肆忽地壹拾畝玖分叁厘肆毫俱給印信官簿付看守道人陳德霞執收凡各年收過租稅除十分之二准爲道人看守及朔望香燈之資外其餘時候修理祭祀應該動支者俱執簿赴縣查填明白以防侵弊

萬曆四年四月吉旦知太平縣事晉江翁仲益立石

重修王靜學先生忠節祠記

吾邑之東有亭曰皇華蓋使臣駐節地也亭之後有靜學先生祠在焉四方賢豪乘傳而至者瞻廟貌而吊忠魂咸謂吾鄉之有先生猶首陽之有夷齊也夷齊旣往而西山之薇蕨猶馨先生雖亡而此地之血食不斲至今登堂而拜見山光水色如見先生風烈焉則此一祠也先生之靈爽實式憑之而可聽其一旦就圯哉歷年旣久風雨飄搖亭壞而祠亦因之過此者每有黍離之悲焉予嘗私謂二三同志曰吾鄉忠節如先生者幾

人顧使其祠鞠爲茂艸我輩紳士其謂之何然而費繁
工浩力苦不支雖云有懷竟成虛願 國朝順治己丑
歲上谷劉侯蒞治躬詣斯祠慨然有楹紀維風之思曰
此余事也容緩圖哉因捐俸鳩工庀材諸紳士亦助舉
擎相率而重新之壞榻几筵煥然改觀而且允任僧元
白之請收處廢田若干以爲歲時祭祀之需復給緣簿
并葺亭廡俾此祠表裏相因修復則侯之有造于斯祠
者功豈渺少哉奕世而後有稽成仁取義之徽者因頌
先生之節于不衰而嘉崇祀元忠之典者亦頌劉侯之
績于不朽矣予故爲之記以俟後之人凡有秉彝之好者毋
忘先生毋忘侯云 峕

順治庚寅季春上浣 邑後學朱元胤長孺甫敬題

憶先子記重修先生祠歲在庚寅茲諸同志捐刻先生文
集亦歲在庚寅意崇祀風節與闡表文章固有其時耶何
閱數十年適符其會耶祠自上谷劉公重建于國初後二
十餘歲任僧亾去無奉守祠事之人就廢十餘歲邑人士
爲請當事增修整理祀位于茲又二十餘歲乙酉秋梅溪
郭公諱鎮邦以武甲協鎮茲土敬謁斯祠因特表先生之
故里與其夫人二女并復求先生之遺文毅然捐刻爲紳

士倡諸同志群起樂捐搜取遺集付梓工適郭公以移鎮
湖廣行而先生之祠與邑之學宮縣署同圯于戊子七月
之風工亦寢止今祠復故墟于百廢莫興之餘重議舉刻
凡八閱月甫成集嗟夫廢興安有定哉夫以先生之風節
維古今文章壽天壤固自有不朽者而祠祀頻遭圯傾集
刻未免殘缺此蓋時爲之也若夫壞極而復有事天運之
終始係乎人事之重新則惟在奉祠祀者有用後光前之
烈焉余因之有感矣庚者更也寅屬虎先生之文行爲大
人虎變之象乎蟲之象曰先甲後甲與之五曰先庚後庚
凡以致儆于將壞而圖新于後起丁寧揆度以濟事變而
復前模造人事盡而天運旋即時亦不得而厄之今先生
之祠祀有專奉矣先生之刻集有專司矣爲之後者方當
惜今日之頽廢念昔時劉侯之再造與旋圯旋復之深艱
乘此盪壞未久力起而增新之復舊宇緝遺編如意表崇
無忝厥祀余與諸同人瞻不朽之節讀不朽之文孰不思
殫力捐資以共勦不朽之舉哉刻成因錄祠記并附言于
集末以爲奉祠司刻者勸

昔

康熙庚寅中秋日

後學朱捷岸先氏謹附識

人顧使其剝削爲茲歸我輩紳士其謂之何然而費繁
工浩力苦不支弊云有愆竟成虛願 國朝順治己丑
歲上谷劉侯蒞治躬詣斯祠慨然有植紀維風之思曰
此余事也容緩調我田捐俸鳩工庀材諸紳士亦助舉
等相率而重新之破補几筵煥然改觀而且允在僧元
白之請故處廢田若干以爲歲時祭祀之需復給緣簿
并算亭廡御此祠表裏相因修復則侯之有造于斯祠
者功豈少哉奕世而後有積成仁取義之識者因頌
先生之節于不衰而嘉崇德元志 正德者亦頌劉侯之
績于不朽矣予故爲之記以俟後之人凡有秉藝之好者毋
忘先生毋忘侯云 書

順治庚寅季春上浣 邑後學朱元胤長孺甫敬題

德先子記重修先生祠處在庚寅茲勸同志耨剝先生文
集亦歲在庚寅意崇祀風節與關表文章固有其時耶何
閱數十年適有共會耶祠自上谷劉公重蓮子國初後二
十餘載任僧以去無奉守祠事之人就廢十餘歲邑人士
爲請當事增修整理祀位予茲又二十餘歲乙酉秋梅溪
郭公諱鎮邦以武甲檄鎮茲上敬謁斯祠因特表先生之
故里與其夫人二女并復求先生之遺文毅然捐剝爲紳



士倡諸同志群起樂捐搜取遺集付梓工適事公以移鎮
湖廣行而先生之稱與邑之學宜無暑同祀于戊子七月
之風工亦寢止今則復啟墟于百廢莫興之餘重議舉朝
凡八閱月甫成集嗟夫歷興安有定貴夫以先生之風節
雖古今文章壽夭變則自有不朽者而禍祀却遊祀額集
刻未免殘缺此茲竊為之嘆若夫曠然而復有事天運之
終始保乎人事之重則惟在素祠祀者有用後元前之
器焉余因之有感矣庚者更也賈魯虎先生之文行為大
人虎變之象乎蟲之象曰先甲後甲張之五曰先庚後庚
凡以致微子將壞而圖新于後起丁寧操度以濟事變而

復前模迪人事盡而天運旋即時亦不得而厄之今先生
之祠祀有專奉吳先生之祠集有專司吳為之從者方當
惜今日之新舟念昔時別俟之再逢與旋比旋復之深艱
乘此盪漾木久力起而增新之復舊字跡遺編如畫表崇
無不厥祀余與諸同人瞻不朽之萍蹟不朽之文孰不思
殫力捐資以共勸不朽之舉哉則成目錄祠記并附言于
集末以為奉祠司刊者勸

音

康熙庚寅中秋日

後學朱捷岸先大後附識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White Yellow Cyan Magenta Red Blue Green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